

兩 舞 燈 火

黃昏星
周清嘯詩集





黃昏星，原名李鍾順，廣東揭陽人，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美羅埠瓜拉美金新村。現任神州詩社副社長兼出版部及社務部負責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肄業。作品散見國內詩刊雜誌、馬來西亞蕉風月刊、香港當代文藝及詩風月刊。詩作已收入「大馬詩選」及「馬華文學選集」。

封面及內
頁設計：

曲鳳還

送給蘭梅：

晴朗的午後

你舒適躺在搖椅上

小屋靜靜，孩子都上學去了

只有陽光和窗外的樹影

靜靜伴你渡過

或許會省起，青春不再

順手拿起這本小書

它會喚起，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

如花開過，如月亮過……

清嘯

敬贈

21-11-1983

兩岸燈火

黃昏星
周清嘯 詩集

兩岸燈火

神州叢書 2

著作者
黃昏星

周清嘯

出版者
神州詩社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五段九七巷九號之三

(四樓)

印刷
清流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木柵區指南路二段五一號二樓

定價
四十五元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月一日

僅以此書獻給

養育我們成長的親人

目錄

江山萬里

溫瑞安

黃昏星作品

最後一條街

山水

門匙

日曆

清晨

街燈

歸去

都是歌語

序

一 三 五 九 一 三 六 八 二〇

斷橋

話本

暮鼓晨鐘

點頭

波心

紅橋

塵沙千里

團聚

麻將的身世

背影

衣裳

留言

留念

依憑

漸行漸遠

行舟

二二

二五

二七

三四

三七

四一

四四

四七

四九

五一

五三

五六

五八

六一

六五

六八

只是經過	七一
遠征	七五
獨行	七八
前程	八一
歸心	八三
五月五	八五
六月六	八七
七月七	八九
樓台望斷	九一
穿行	九四
等待和出發	九七
環鎖	一〇〇
送你一程	一〇二
輕喚	一〇四
哥哥來台	一〇六
最初的風火	一〇八

周清嘯作品

十年

懺悔

當街燈亮起

守約

再次見你

採荷

等妳

並肩

晚歸一條街

燈前

小屋

相遇

家門

揚不起的帆影

一一三

一一六

一二〇

一二五

一二八

一三〇

一三二

一三四

一三七

一四〇

一四三

一四八

一五一

一五四

目錄

春雪	一五七
年老	一五九
京華一片月	一六一
繁華	一六四
別後經年	一六六
飛幃	一六八
生涯	一六九
新居	一七一
初寒	一七四
剪燭	一七六
行水	一八〇
上早課	一八四
若你歸來	一八七
飛紋	一九〇
讀信	一九五
掩卷	一九七

兩岸燈火
燈下的歷程

煙水

二〇〇

圍爐

二〇三

縫衣

二〇六

相許

二〇八

過一個年

二一二

守望

二一八

黃昏星

跋
二二〇

周清嘯

跋
二二五

江山萬里

溫瑞安

！評黃昏星、周清嘯的詩集兼談神州詩社幾個人的詩

寫詩能夠完成什麼樣的事業呢？有人說：它既與現實脫節，又不能使人類邁向進步，甚至作為一種揭露社會各層面的文類也力有未逮，它能夠現實生活做些什麼呢？有人答：不。寫詩本身就是一種事業。它本身是問題，也是答案，也就是說它問到根本，答中核心。詩也許不能替外在的現實生活提供一些唯物物的超越與突破，但確能替人們內在的現實生活做到了洗滌的超昇，如果沒有這一種龐大的詩的力量，我想很多自由主義者烏托邦式（Utopian）的理想，都不可能存在於現世而且對現存制度與傳統提出批判及改良了。但是，敢於認真對待詩的，敢於執着實踐詩的，以及敢於說「不，詩本身就是一種事業」的人並不多，而神州詩社的黃昏星、周清嘯就是兩個。

黃昏星、周清嘯是馬來西亞華僑，少年時與我相識，遂對中華文化傳統認同，對中國歷史鄉土緬懷，又基於當時當地英巫文為首重語文的環境背景，造成家庭、學業、經濟、種族

的種種壓力，成為深受「種族中心困局」(ethnocentric predicament)困擾的「過渡人」(The transitionals)，扮演着比西洋神話中薛西弗斯推石上山還壯烈無情的愚公移山式衝突角色(Contradictory)。薛西弗斯推石上山，每至山巔石又往下墜，薛氏只有不斷重演這徒勞無功的事，但他畢竟是唯命於天帝的。愚公則是對天地無情間作出一項有情的決定，他決定要把山移走，而在他的年歲裏以及現存力量是不可能，然而中國文化的信念是天人合一的，天道即是人心，所以愚公的事業是大智若愚。他靠了祠嬭的力量來完成這項事業，事實上，就是中國初民生生不息的精神，衍生出生存的情態是參與合一的而不是衝突磨擦的，所以中國藝術形態的和諧感與西方側重的悲劇精神是兩個文化的重點，但並不能以彼輕此、或以此輕彼。這種人定勝天的觀念來自與天地齊平的精神，最後是替天行道的入世與世與相違的出世情境。而黃昏星、周清嘯二人，就是這樣地用他們的詩，在傳統的包袱現代的烽火裏，雖然沉重而且艱難地，走出來的。

正如中國人的情態觀念，黃昏星、周清嘯二人的詩常以情悟道，而且是以情喻理的。他們對自然對山水也正如中國神話的夸父追日一般，夸父與太陽(無情自然)的關係，却不似西方的衝突對立的悲劇，而是由分至合，衝突只是追尋的過程而已，與大自然間仍是高山流水與天涯知音的關係，到最后仍是與大自然合為一體，同喜同悲。所以后羿可以彎弓射日，

而夸父也不過把他喝乾了河渭大澤之水（取之於自然），最後逐日不得（追尋自然），身體却於化為高山大丘，「升其杖，化為鄧林」（回歸自然）。黃昏呈出生於海外農家，自小與土地有親息，感受到勞力本身便是喜悅，他的詩如「依憑」一詩：

當妳選擇了水，我選擇了山

我們從浪花和石頭做起

常常相互撞擊

不知彼此在那裏

「山」、「水」都可以選擇，而「浪花」、「石頭」即成了他的音樂，撞擊的聲音都是堅實，却亦是實體的（「不知彼此在那裏」）。清嘯自小也是誕生在農家裏，然後工人職業，曉得工作的努力即是生命的律動，他的詩如「相許」：

我是方舟上那不急不緩的搖櫓

柳岸的蓮歌，橋上的馬鳴

都成了書上浮虛的風光

廿來年不停泛升擴展的連漪

只是無數的尋和覓，歡和泣

人生成了方舟，人生的風光都是蓮歌馬鳴，而生命的情感成了擴展的連漪，其中自有悲歡離

合的性情，也是以情悟道，以情喻理，與自然相生相息的好詩篇。

平時我常與朋友在山莊論詩，談到神州詩社目下幾個詩藝成就較高的人，定論為：方城真的詩善為山水成知音，如她的詩「畫」中的一段：

那人在山水中尋覓山水

在山水中題字

久居的山中無日夜，無年代

日夜年代已被遺忘

他遺忘了歸程

遺忘了自己

「他」雖然「遺忘了歸路」、「遺忘了自己」，但詩人仍用她清樸無華的細筆點描了出來，真是與前輩胡先生所謂的「一代江山有知音」。溫瑞安的诗則是山水是我、我是山水，是氣壯山河，也是日照九州。如「木蘭舟渡」一詩，

最後的唐宋，最初的憐愛

一刀斫下，不過是

美麗的頭顱，夕陽

靜靜老去，你我同行

臨岸或是臨風，木蘭舟

以前的淚，明日的巾

成長是一條雨中的泥濘路

匆忙而方向全無

短短八行間時空拍接無盡，從古之風流（「最後的唐宋」）到今之愛戀（「最初的憐愛」）到生死的美醜（「一刀砍下，不過是／美麗的頭顱」），一直到來日方長，去日苦多，而這「成長」便不只是作者個人掙扎的路向了，而是以一個天地不仁的全知俯瞰觀點來看人世。黃昏的詩則「山水是我」。他從山水中見出性情，所以忍不住要在自然的擬摹中鉤描出「我」，如他的詩「背影」：

那時候回過頭

看妳的影子，在黃昏

便成了藍藍的天色

彩霞也化為一天的雨絲

美麗了我的懷念

也美麗了所有風景

彩霞不只是美麗了他，「也美麗了所有風景」，而他自這美麗的黃昏裏「回過頭」看「妳

的影子」。便是自山水中覓見了知音，是出了自我的真性情。這與周清嘯的詩風不同，兩人進入自然的態度不一樣：黃昏星是山水觀我，清嘯則是我看山水，如他的詩「初寒」：

早上走沙灘，脚印遠遠行來

在山與山之間穿過樹與雲的陣容

車上望去山谷下的平原和河流

不及跑上閭台上打來的一大浪

濤聲歇，濤聲起

若我是你匆匆走過遺下的樹枝

浪來後已是煙火兩岸

這聽濤者的姿容那麼明顯地穿插於山水之間，與黃昏星在天地昏藍的顏色裏看背影自是不同的。唯清嘯的詩最後仍是以情通了理，悟了道，「浪來後已是煙火兩岸」。雁平的詩則是要山水替他說話，如他的詩「長亭對泣」：

這故事很難講通得好

麗質倚長亭哭

長亭對青衫司馬泣

青衫司馬游目望著

江岸

蘆葦

飄

白

他是把「很難講得好」的故事讓風景來——道出無盡意。殷乘風却是把山水自然成為他的版圖，山水是山水的，他是他的，他有意思把自然作為他進軍的要寨，如他的詩「致荊軻」：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不復返

如今他插翅掠向大海的夕暮

滿空碎絮飛越長亭

景色一片淒淒

他的風景是蕭殺的，對自己是激情但對天地却是無情的。這六人詩風不同，成就也不一，但最有趣的比照是黃昏星與周清嘯的。一個是由出世回到入世，是歸納的過程，一個是由入世到出世，是演繹的過程，這一次他們的詩集，題名為「兩岸燈火」，正好可以互照顏色，且看他們兩首詩：

而不論下一站妳是牧場，或者山村

我都轉化成陣陣炊煙飄逝

早晨和黃昏

——周清嘯：春雪

那時候的落日

在淚雨中下了山

這樓房有如佛門禁地

宏亮是鐘，交錯是滿座人影

一會兒又往窗外消失

天台上，看你在簾外影形晃動

——黃昏星：樓台望斷

由於黃昏星、周清嘯在他們開筆的初期是在異域，正如黃昏星的詩「從一片山河再看另一片山河」（「都是歌語」），他們對中文的執持有一股堅誠的愛，使他們在飽受壓迫的環境裏仍孕育出詩文的花開。能夠堅持這種情操的人必須有「擇善固執」、「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性格。他們的看法與做法，一旦與俗世發生接觸，便會相互抵觸，而且很可能也造成他們意志動搖。也就因為他們與世俗環境掙扎後而回到他們自身的境界，所以這一層境界便已

如前流，是第三層境界的「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了。周清嘯在一九七五年中至一九七七年初其間有數次這種傾向，懷疑自己的詩風，尋找自己詩的主題，因感詩的實用價值，終究詩乃是無用之用，方為大用，使他說出了：「沒有詩，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人心會變成什麼樣子呢？」（「燈下的歷程」）這一次追索的重歸，由無到有構成了一個圓形軌跡，却使清嘯詩才有極大的躍進，他一九七六年以前的詩和近期的詩進步真是士列三日，刮目相看的。黃昏呈出自於他農家子弟對土地的樸直淳慕，由少年至青年，詩是他第一個戀人，也是他第一篇交給我看的作品，從來沒有變過。他們像王國維評納蘭容若式的詩人，閱世愈少，用情愈真，其作品不可磨滅的價值亦即在他們真字上。

既然是世間環境所不能容，這兩位詩人却亦不沉淪在自己內在的小千世界裏陶然而已，還憑他們的真誠與才力，去結合了一群志同道合之輩，成為他們一個愈漸擴大的詩底世界，這便是他們的詩社。他們這一段過程是「曾有一段路，黑暗的山谷／走過的人都帶血」（黃昏呈：「前程」），但正如「今夜我完成一首詩／在高樓的倒影下／也好靜靜留下／一個連綿的話題」（黃昏呈：「波心」），他們的事業是做完成他們心中最珍守的，那過程縱是壯烈的也是美的，並不求世間予同情。也正如「不管要我們怎麼做／在我們潦倒的時日中／來拜訪來一些笑聲／握手就是互訂了終身」（周清嘯：「圍爐」）的瀟灑。而他們終於不需要「獨自守著小城的暮色／總有太多的往事浮起來／給予太多太多的愴痛／而可以交談的只有

雨」(周清嘯：「小屋」)：他們來到了可以身兼力行的山河，與感情最深摯的兄弟姊妹們結合在一起，發揮他們的性情。可是他們却成了更為深悲的過渡人，前有反攻復國的故土，後，有他們離鄉背井的國度，所以懷念遠超乎事實上的掛念，因此他們永不滿足他們的現狀：

很久不敢掛起那幅小城的星光

宛若臨別眼睛對眼睛的沉默

提起五月的歸鄉，美麗的帆影

燦爛夏天，太陽已快下山

猶未有人來叩問走過的是什麼路

莫非揮手後一切就可以相忘

——周清嘯：「揚不起的帆影」

是啊！七夕以後我是一條帶傷的魚

只要游過妳底家門便完成了心願

星星在等著月落，月落前

有一種無盡的記憶，在沉靜的房中浮起

——黃昏星：「話本」

而這種不滿足畢竟只是感情上的關失感，一旦成為生活現實上的挫敗感時，便很容易有放棄的傾向。然而真正情摯者却不憂患這個，這要看詩人本身的定力與品性了。黃昏星與周清嘯二人，相識于一九六七年，距今整個十年頭；真正相交，却在一九七〇年高中一大會師時。而真正相知，却在一九七三年後，迄今他們仍住在一起，經歷過多少離落變遷，但仍「笑笑鬧鬧的辦着正經事」，為神州詩社的兩名功臣、重將！

他們情真處可以從細微末節看出來。譬如黃昏星，對社裏社外人託囑給他的事情，不管大事小事，就算是寄一封信，通個電話，教人練武、與人買電影票，莫不是歡天喜地，衷誠樂意的去辦，故不遲到，不誤事，不給人臉色、不自恃身份，連餵狗吃飯、替狗洗澡，也自作一首怪歌，邊唱邊做。這點小事無不是大事的敬業精神，詩社裏誰都及他不上，誰都應該向他學習。又如周清嘯，平常算是吝嗇，但一旦詩社有事，像某次需要本錢充作園遊會賣熱狗，他即割豬挖肚，把小豬儲蓄箱傾囊而貸；又我們回馬期間，小狗在莊無人照顧，他即炒飯給牠吃，牠却嫌菜不好而不吃，清嘯邊罵邊吃給牠看，要牠知道人也只不過吃這個而已。又有次某人作了對大家都極傷害不過的事，人人都覺息事寧人，免受人詬病，他慳不過，趁我的話尾振起，堅持要嚴刑峻法，以免姑息養奸。這看來是孩子氣的乖戾，其實是詩人的執着面。

以前在馬來西亞，周清嘯便做過許多工作，包括打油站工人、割膠工人和補習家庭教師。他的工作都幹不久，就保不住了，有時候是為了詩社，有時是為了與不懂文學的老闆大辯一場，大部份這是為了他的脾氣。有次要離美羅埠四十多英里的某書局工作，我們依依不捨的去送行，沒料到，早上去，傍晚就被「炒魷魚」了回來。至於黃昏星，也是這樣真摯的性情中人。有次我與姚真及清嘯要上怡保聚會，黃昏星因書記工作在身不能抽身（他也幹過不少工作，包括跑堂、伙計、送報、賣書等），清嘯惡作劇去打了一個電話給他，說社裏某個兄弟出了車禍，結果他馬上氣急敗壞的出了來，淚流滿臉，找到了我們，嚇得清嘯不知如何解釋是好。

他們的人是這樣情真，作品也是這樣地好。以感性的詩而論，當代中國現代詩人裏，黃昏星、周清嘯是必有名位的，他們句法文字語言皆十分獨特，風格本自建立，唯不重結構章法，是以略有小疵。如周清嘯的「燈前」：

燈前，多難的人世如曲折的江湖

隱藏着的路那一條才真是路？

走入山，走入海，走入所有的光輝

一盞燈熄去所有的燈

我們的一滴淚

百年後，赤壁上的一灘血

燈前，廣大的庭院無人了

無論在意象上、節奏上、效果上，都是奇美與堪耐咀嚼的，只是最後一句，却是蛇足，刪去可增聯想，而語意自存，境界上無比有好。這就是剪裁未得法處。又如黃昏星的「暮鼓」：

暮鼓，生命，也許是另外一種聲音

讓我永恒地愛你

聽你重重地打在我的背後

聲聲響在沒有知音的地方

像世界晨昏定省着每一個人

寫詩的人寫詩生活的人為生活

意念上極新穎，意象的轉折上也極具技巧，但有些地方仍裁度得頗不適宜，如第一行的「生命」，點得太露骨一些，第二行的突然更是犯了含蓄的大忌，末二行的「像世界晨昏定省着每一個人」，「世界」二字便可節略。最後一行一個「為」字，可能使人讀不通全句，現代詩還是儘量避免晦澀的好，雖然黃昏星的詩已是極容易為讀者進入情況的現代詩了。

如果黃昏星與周清嘯的詩還有必需注意的弊病的話，那莫過於其模仿性了。本來藝術就是對物象心象的擬摹，並非不好，這裏指的是在別人影子下的創作却應避免。如周清嘯的詩

「小屋」裏的兩句：「多少年跌坐在這裏／就看多少年的世界／而發生過的還會重裏地發生／過去的循環成將來」，很容易讓人覺得是變奏自筆者「罄竹」一詩的兩節：「這是古老的／一座城／城裏的一條街，街裏的一條巷／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發生過的都一樣」及：「許久以前，有一個傳統／許久以後，有許多傳統／無盡的傳統，活過，在未來／及以前，所有的傳統／都變成一個需要負載的殼／緊匝在不勝重荷的人的背樑」；又如清嘯詩「並肩」一詩中的尾聲：「想起妳所唱的，所唱起的行程／突然想握妳的手問：／妳冷不冷，為什麼／不帶圍巾……」與筆者的「蒙古」某節末段：「聽到一首歌，歌聲有碎玉的陰涼……／妳輕輕握住我的手說／苦怎麼只有一個人／輝煌却是全部」及「掛衣記」裏的問句式近似。又如清嘯的「再次見妳」一詩中不斷重覆的主題迴旋句法：「妳願不願再唱給我聽再唱給我聽？／曾經是喜愛傷的已千瘡百孔／歷盡山水的風景是不是更風景？」與方娥真前期詩「下樓」中的主題問句式相近：「聽歌的人算不算知音？／吹口哨的人算不算聽衆？／每次合上白卷／你便成了一縷幽怨的鄉音」。而清嘯「採荷」中的「夏天無風沙，深冬無霜雪」的句式，也與娥真「上樓」的「天橋無人，路上無車」同出一轍。

黃昏星也同樣免不了犯上這「詩」家之大忌。像他的「遠征」中的一句：「永遠是在江上唱大風起的人」，既出自我的「三環套月」中：「大風起啊大風起／誰知道數千年前悲壯的歌／唱到數萬年後／會不會成了輕泣？一也取材自娥真的「上樓」：「誰來聯袖與你唱大

江」。又如他的「留言」：「晚風急了，黃昏昏了，夜也烏鴉了」與我「將軍令」一詩中第四闕的一段：「白衣烏了，江水寒了／今年雪時怎麼了／天愴愴地皇皇／覺來夢夢了」演變過來的。像黃昏呈「姻緣」中的有「但願妳快樂時常想我／我雪白的天地」一句，跟娥真詩「絕筆」的「梅花在古畫中想她白雪的家」，更有不謀而合處。尤有甚之者，像娥真曾在早期詩作「想起」寫過：「又是寒意的長街／路人獨行自己匆匆的神色」，而黃昏呈：「看着行人／匆匆地趕他們最快的脚步」、「夜色蒼茫，行人匆匆走過烽火橋頭」，與清嘯的「過路人愴踉的脚步／大家麻木着神經擦身而過」，真是不勝枚舉。我們在一起時常談起詩，也時常指出以黃昏呈、周清嘯二人的才情，只要痛下決心，擺脫別人的影子，成為一大家是在所不難的；這種情形在一九七七年以前在他們詩作中確是十分嚴重，但他們也敢於承認，忍痛割捨了許多佳作，到了近期，頗儼然成一新而獨立的自我了。

黃昏呈的詩最大特色是平易近人，有一種深濃的情摯，好像是在烽火家園的情景，一個小孩在採花一樣，蒼涼是蒼涼，但沒有裝作的哀慟，就算是天地無情裏，他還是照樣情真。然而這花畢竟是戰火中的花，是飽經摧殘的美麗，不止是童穉的無邪而已。那孩童的手碰上它便是接觸了憂患，但花仍是花，傳給人的仍是感情而不是悲難。讀黃昏呈的詩便是這樣，有位女讀者最喜歡黃昏呈的詩，而他的詩也確在一般年輕詩人中最出類拔萃的，他的確是位天生的敏感的詩人，在他十八歲那年，便寫出了：

最後一條街只亮着一盞燈

也許是我底光，我底愛

最後一條街是那麼長而遠

日夜守住 留連的

我們

——「最後一條街」

那麼好而真誠的詩，彷彿把一切悲歡離合都歷盡了，又回到自己本性的真字上。周清嘯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詩人。他的詩就像溪水流過碎石石岸，真是溪水唱碎石也唱，那一種感情是流露出來的，讓你感覺得到的，而不是詐醉佯狂地、或者驚世駭俗地表現出來的。他的境界很像他的詩：「默視外面的雨景／濡濕的世界，三兩盞孤燈／悽楚地亮」，是一個略帶沙憂但却民謠風的歌手，唱過物是人非，唱過水稻農田，最後還是唱出了自己忘不掉的感情。在當今中國現代詩壇，抒情詩方面絕少有人能凌駕這兩位台北年少的，而目下只是初露鋒芒而已。他們跟我在一起，都是十年八年的感情，眼看他們寫詩，眼看他們寫好詩，總總有一天，江山萬里，我們相聚神州，那一天，我肯定他們必能成為青史上燦赫的一筆。

溫瑞安識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半夜

黃昏星作品



幾千年後我再去苦思面壁

妳輾轉流離

從前日記有許多田園

現在身前是一張地圖

電影落幕時我們回到最初的地方

再各自分手

其實故事從哪兒說起

結局。尾聲。關門自守。

不管中間突破，起承轉合

一早就有了介說



最後一條街

千百年後，我再來此

用最陌生的口音喊你最熟悉底名

最後一條街曾經走過的

許多脚步聲響起

許多脚步聲消失

無須追問我也會告訴你

曾經屬於我的長街

我們用最泥土的方言交換著感情

當你仍年輕

我還童年

最後一條街

兩岸燈火

踏入街心遂發現夜色蒼涼
整條街何時才古老

幾個晴空過後

却仍留得一片空濛

最後一條街只亮着一盞燈

也許是我底光，我底愛

最後一條街是那麼長而遠

日夜守住 留連的

我們

民國六十二年

山水

靜坐看悠遠的風景

煙霧滿山

開始時，黑幕緩緩的散開
劃破一個冷冷的清晨

旭陽半紅的升起 透過雲

和霧底白，輝耀著一片綠

眩耀著一山紅

是什麼聲音唧唧鳴叫起來？

是什麼聲音在感動著綠脈？

雞啼過後 自那一個小小的村落

戴著笠帽的農夫 陸續地

山水

用輕快的步伐

往山上的小徑步向田園

直到你發現 山和水
都分不開來

那種悠揚悠揚的溪水聲
便從遠遠近近的山谷中傳來
無論是傾聽抑或回憶
使人遺忘多塵的都市

一群小孩正在小平原上嬉戲
在白白的霧裏 追著
彼此模糊的身影

那時一群鳥兒從他們的上空展翅而過
隨著他們的跑跳呼喚他們的童年

小孩天真的唱著童謠 隨著風來風去

煙消雲散 剎時

聲聲哀怨的猿啼在深深的林間響起

瀑布嘩然

融合了孩童的笑語 也融合了山水

山已不在 人在雲中

靜坐看雲起

煙霧滿山

日落後，黑暮開始合攏起來

高峰上的小圓亭已挑起了燈

古松在風中沙沙作響

庭院深深淒淒切切着深深的庭院

風像一把蕭索的笛

把夜化成霧 化成了雲

山水

兩岸燈火

明滅的燭光中正現出兩個人影
在小亭圓桌上

下著棋

他們移動著棋子
不斷的一攻一守
在這個冷冷的下半夜

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七日

門匙

許多門都一直被關閉著，在一座庭院裏
不知道從何年代開始的
所以每一扇門都神秘的站著
金字的對聯開始變色了
慄人的死黃

有個老人

手裏抓住一把古銅色的門匙
步入幽黯的森林

來到一座巍巍的大院子前

敲門

門匙

兩岸燈火

回聲靜止

他用手上那把鑰匙
把院子的中門及其他門房都打開

最後他踱到院子後門

發現，有一座黑而森嚴的高牆把他隔住
冷冷冷冷地對視著院外的冬景

民國六十三年五月

日曆

我每晚都相對着你無言

看小妹妹很守時地把

你一張張音容消滅

這不只是一個往事，往事以外
還有一個未知的變遷

你老喜愛留念着死亡

不知不覺日子一天一夜的轉換

無論最後註定要流浪何處

死亡，都是最誘人的

當我再度瞭解遺忘

日曆

兩岸燈火

却仍看到每一家人

依舊要掛上這不中用的名字

去區分月亮和太陽

其實除了黑

夜色和白晝並非兩樣

如此禁囚在千萬家門戶

如此執着而迷戀死亡

走後像秋天的一片落葉

帶來明日的陌生

我每晚都相對着你無言

看誰人的身世來得悽愴

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十三日

清晨

觀望濛濛的青山如看見自己
無所不自然

一大清晨霧以海的姿勢搬來小城中
燕子呢喃，在高空上飛翔

只有夜色剛剛離去

黎明，靜靜地投我一個爽朗的眼色

戴着笠帽的農夫緩緩步上山

那賣饅頭的小孩在喊叫着饅頭的名字
此刻我正在屋外散步，還沒
吃過早餐

如果整個世界

在陽光未現身就醒來

風吹它固定的方向

我又着冷冷的雙子，從街頭走到巷尾

一輛汽車一輛汽車從身旁呼嘯而過

留下幾道黑煙

把路人，一個個

從城裡趕到山上

不管那人是你還是我

這是短暫的分離

沒有人知道清晨過後是什麼

是烈日冲天，是

黃昏的蒞臨

是風還是雨？

那時我正伸着懶腰

看着純白的晴空

我知道，那朵

曾經路過我家的雲

現在已經開始消失了

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廿一日

街燈

或者不該落淚的是我底光
每夜我就是自己的友伴
看人生，半個
淒涼

而行人車影，匆匆交錯
看他們奔波
看燕子閒散
看這個世界在風中運轉

或者不該觀照是我底亮

每夜黑暗籠罩我四方
而人生，總是
又明又暗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十日

歸去

編織一雙草鞋來趕路，這人生
要我在西風中竄視你寒霜底臉
不要別離，一別不敢再見你

每次不管是風雨，夜是黑暗中的眼珠
你老是陪伴着我，不肯遠去的祝福
陌生人，要在河堤上熟悉地相望

終年守候，我將期待一個夜晚
把同病的歌合唱
相憐在鐵的欄杆

每次我都忘記旅途中的你，兄弟
不要悲傷，走了這麼遠路還如此長
每一個夜晚，當月
偏西

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台北館前路

歸去

都是歌語

——贈瑞安

從一片山河再看另一片山河
那黑夜的自然已不再是一層潮濕的外衣了
如此一個朝代，又是一個朝代的捲土而去
換一個雨季如星辰，換一個新的春天
不難發現到的是：時間和流水
都是叫人不敢回首的淒迷

提起舊事，也許你底髮色都成霜了
至於在湖上咱們如何流浪
更不是一個劍客的故事所能說完的
有一天你還年輕得笑着東風
可否記取咱們雪花片下的故人

再說思念，就是別人死了也不會把它忘掉

你看我脚下的小路，永遠有幾千萬里

從歲月中來，從歲月中去的都已化成一陣陣令人心跳的蹄聲

以後相逢，我在海角的一條叉路等你

帶着一片瀟灑的雲彩歸去

那時重提此事總是不遲

想咱們的鏢劍在江湖上該越來越金亮了

亮金的劍兄弟你竟一招要我敗服

唉！寂寞，孤獨，甚至悲愴

都沒有再傾訴的必要

民國六十四年元月三日

斷橋

很多故事在偶然間發生
回到現時，我們門前的那盞燈
每夜亮給誰看？

江水淡淡流過成了我的無語
霜雪會告訴你這是冷漠的冬天
每年都會來的，這是

我們很久沒有回歸的家
每次當你讀我底長信時
我在雨中走回故國的土地
一把傘要迴避這天地間的夜雨
一個自己忘了好久的名

也不知家人住在哪一個家鄉，這麼久了
世界永遠屬於一座城

所謂天涯，就是要人走遠路

尋尋覓覓，一天過去了我們恨夜長

城在三更後敲淒涼的鐘打壯烈的鼓

我們並非這城裡的人，此去經年

當月隱去，我們不再擁有

城裡的風，在流光裡

我們不敢相望彼此眼中的

江湖

而所有的結合都在時光中淡泊

我們熟悉的臉，陌生的一生

一個歡笑，永會化成一朵落雨的雲

如要回眸，回眸總是一個遠遠的去

秋天除了落葉以外

斷橋

什麼都沒有留下來

還是以前，我們門前那盞燈
家人都沒有訊息。回到童年時候
我們攜手走回田園的小路
多雨的泥路中有破落的樓台
有幼時的風景，當我們踏上
廿年後的斷橋

所以一切都回到自然了
後院沒有雁群，窗外沒有過客
所以一切都回到現時了
妳在城外，想我們家門那盞燈
風雪過後，春天就會到來
我悄悄地走過風景……

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廿二日

話本

我因有所選擇而錯擇了風
遙遠地向妳飛揚一句傾訴

常有一顆星伴着半弦月

妳知不知道，在中秋節過後
賞月的人最後便剩下自己了

我知道妳不想知道

相逢之背面往往隱藏着一種悲愁

此地的杜鵑聽說在三月裡淡淡而紅

去年的蛙聲說來就來說去便去漸漸了無聲息

門外一盞燈，房中一杯清水

清水如流，時光如刀，日曆上

刻着七夕的名字

是的，我將會回到那憂傷的陸橋

聽着車聲把口音輾轉成片

我的口音常有懷鄉的病

在你的小溪前游成一條帶着傷痕的魚

是啊！七夕以後我是一條帶傷的魚

只要游過你底家門便完成了心願

星星在等著月落，月落前

有一種無盡的記憶，在沉靜的房中浮起

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暮鼓晨鐘

暮鼓

我在山下，聽歌唱斷了我底弦
愛笑的人曾經是年輕的風

夜色蒼茫，行人匆匆走過烽火橋頭
那是些發生着的事，不提也罷

如果你在山中——看着落日在林間隱去
需要音樂時，像暮鼓

沉沉的鐘聲，我底猶豫促使自己不安
只想回到你的廟前

聽聽木魚，孤單地在我的夜晚傳走
讓我記取斷斷續續的回音

穿過耳膜，猶發現自己

生長在悠遠的年代

但正在山色濃密的時候

不分天地我走上山

跪倒在你的身前

廟裡有多少柱香

越燃越近生命的尾端

生命為我而奔波

我是人生裡那一顆最不明亮的星

告訴你許多路要照耀但都被遺忘

早晚，我一直嚮往現實的生活

如何寫詩，如何寂寞地和影子獨語

世事多變，在它模糊和清晰裡

改換我們辛酸的一生

你知道，當一切寧靜下來的當兒

你叫我如何去忍受這荒涼世界裡

某一條小巷，有最美麗的花朵開放
某一座大城，也有最陰暗的地方

而我們生活在這裡

為生死，為趕路忙

要看車輛增添些熱鬧，行屍般
看着每一張板起似笑非哭的臉
唯有在廟前，在菩薩面前
虔誠和膜拜才屬於自己

我忽然間想到山腳下去聽風

在樓上看雨花飄落

離你越遠，嚮往越是最初

暮鼓，生命，也許是另外一種聲音

讓我永恒地愛你

聽你重重地打在我的背後。

暮鼓

聲聲響在沒有知音的地方

像世界晨昏定省着每一個人

寫詩的人寫詩生活的人為生活

離別哀愁，如廟前一支香

燃著煙一縷縷升上天

時日將有一天把我們忘記

之後再來尋找自己的源流

潮浪靠了岸也會平靜的時刻

而我底猶豫，是否值得回頭去探望

冷漠的世界，看我如何守住這山河

吃這人間裡的煙火

你知道嗎？我們每天的等待

便在山下山上過日子。看着行人

匆忙地趕他們最快的脚步

而我便是那個在廟前膜拜的人

沒有身世

沒有自己的聲音

晨鐘

時間，你可知道我為何常遺忘自己嗎？

在這天地，會飛的都有他們的飄揚

除了音樂，一切都不會復甦了

你看這宇宙，黑暗中沒有月光亮

風塵中，却有更多的爭辯

而我敲的是你

如果你是那大鐘

在廣闊的原野中沒有回應

世界是那麼沉靜

每次我都聽到自己的聲音

敲打着心跳

晨鐘

當黃昏的一場如夢的雨後

行人都少了，陪伴着他們是一臉的滄桑
這裡便是我的家和園地

年年月月的飄泊

使我找不到門前的銅環

但我的脚步却那般輕重

踏響我迷悟的路途

時間，我說我就是那座大鐘

高高掛在你的流水上

你是那敲響我的人

却叫一個想早日停歇下來的人

在風塵裡，承受一個單調的朝代

然而你不會知道

我已經無法再飄揚四海了

而你總是要我，要我啊不斷飄揚
在這沒有樂音的夢土上
敲打着我心跳
敲打着世事無常

民國六十五年元月五日

點頭

早晨春天的路上
妳來了，那麼一點花開的微笑
在沙灘的長橋上
一點頭一手揮別
恰好是二月的風雨
留給故人一聲訊息
只敢回眸，看妳一眼
專注。妳來了
告訴我有人要去流螢
在茫茫的海灣，浪花也
點頭，點得那麼清描
像淡寫的一幅畫

只是今天，該有多少留念

我們都牽掛著沙灘上

每一顆星星的眼睛

點頭是送你到了遠遠

千里雲煙。點頭是

一個女孩虔誠的等待

那遠方的魚雁傳來

而後是，縱然是千山萬水的無盡

仍是點頭迎妳

古朝代一樣我夢見了家鄉

在訴說心中不平底遭遇

我們來了，又要離開

海灣和波濤

有時多寂寞

似是舟子的詠嘆和輕盪

點頭

春天來了，我是
一列長長的火車
在山頭和你點頭
說時間不早了
就像世界從來沒有的沉默
我說我要走了
當你來的時候
恰好是二月的風雨
潮濕了整座城市
春天的一個早晨
醒來後我到鏡前去梳頭
發現你在後面
背靠著我
微笑。無言。點頭。

民國六五年二月十二日稿於福隆

波心

是為要看你們的笑靨

我開始變成那默默的無言

昨夜的圓湖，小亭是近近的

家。昨夜我在冷風中

迷失了自己，水是我走過的漣漪

如果在黑暗中看得太清楚

其時必有無名的刺客

來向你們傾訴行刺的過程

我正在聽，入耳是多麼長遠的聲浪

以後若有人寫史書

也許只有朝章國典

卻沒有你們。我是那湖靜靜的水

緩緩盪開迷樣的黑夜

和天地打了個親切的照面

長久地守著一方小圓

若要寫詩，寫你們的身世

但我到底走了多遠，寂寞的落葉

曾經是從前的青青草原

像你們走過杜鵑花，城是

大學的門 行人是熟悉的過客

但到了那時，我還是一湖漲滿的水

卽沒有前人，也沒有來者

把那歡樂化成一條長江的支流

一夜間成了萬古的芬芳

如是一日一月一年，人去了

城空。你們却讓我看見

從古遠的源頭流了過來的臉

笑著且認識我

何其快樂，快樂的黑夜

就此倉促流過每一張帶笑的臉容

可是流水反而是

迷失的我，緊抓不住的

兩岸的小道。何其美麗

美麗的路燈，點起長明的黑夜

可是流水反而是我的孤魂

把你們的家譜寫成了日記

是為了要看你們的笑靨

我已經死了千百次

是為了要看你們重來悠游

今夜我完成一首詩

在高樓的倒影下

波心

兩岸燈火

也好靜靜留下

一個連綿的話題

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一日政大



紅橋

我常把妳的名字喚成心中的倒影
每當行人往返的時候

如夜裡一盞螢火，明滅為誰

當山水止於高原

我年青的伙伴

唯有呼喚的却有摸不着邊界的悲哀

讓妳嘗歲月甘苦

是則一支歌，繞過這頭和那頭

只有路人才知道盡頭何處

拉緊了弦像兩個彈着不同樂器的

民歌手，各自扮演一個角色

訴說不同的憂傷

日夜唯我知道

我是日落前

一座日夜泣血的橋樑

繽紛為妳，為妳處處感到難安

像一塊大石沉於湖心

妳恰好是接那飛奔而上的波濤

有始無終，不停的歲月老去

落得紅影一線在天地間搖盪

也要沉睡的他們轉醒

或許這是命運，世事

無常本就不求多人了解的路途

若我行舟，湖是碧潭

碧綠如山丘，如生平最開心的事

划船的人止於流浪

止於不再值得操心的烽火
而我們正要回去，妳說：

我正好是趕上這最落寞朝代底人
讓許多事都曾經發生
最後留下一片空白

可是這是靜止的，當我
一手指向山外的煙波

妳我便在橋的兩頭

成了相守

看見風雲色變，沒有人等妳

禪定，就包括我和妳所彈過的調子

忽然響起

忽然沉寂

塵沙千里

——致林鵬忠

這次你將遠行，塵沙千里
想必會在春日的晴朗中留下了

我懷念的鄉音，我依念的
鍾情，當落日黃昏後

我在此岸守望自己的星辰

你在島上遊歷的山河錦繡

這只不過是人生別離一點

悲傷和聚散。你將遠行

帶着興奮和不捨的心情，因為那是

祖國，山明水秀

有江南大地的風光

或者我不該如此期待

期待你重新回到島上來

溫暖的人情，古朝代大國民的

胸襟。或者等你再度留連

春色嫵媚的雨

杜鵑花城裏飛絮的飄香

傳來整座山下的燈火和行人

每當午夜，想你遠去他鄉

不知時日已老

新月的寒涼却有抵受不了

新春的薄涼

每有三杯兩盞淡酒天氣

我便在這江岸，遐想

何時何日你再為我添上

一杯高粱，帶着無比喜悅

而那又不知會不會是

暮色遲來的時候

於是我在校園等待你南方
飄洋過海的一聲回音
不知何時重逢驚喜一場
其時星星必有含笑的眼神
閃耀這座大學的城門
當歌聲以及祝福
遙遠地傳了開來
帶着你南方的色彩

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廿日政大文學院

團聚

有些流動的聲音

落在廳堂四處，聽來

似是小雨珠，點滴點滴

都在沉寂裡

響開爆竹小火花

尤其像端午的節日裡

吃粽子想起驚濤裂岸

在沒有龍舟的土地上

仍要保持，自己的語言最高貴

廳堂四處，落的是小雨珠

就是舊時門前燕，唱的陽關

多少有點輕描，不是憂傷
而是相問一聲，然後開懷
大笑一場，細聆歌聲轉着圓圈圈

燈熄後，有人離開了熱鬧
靜靜的房中，有人仍在傾談

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一日回馬瓜拉美金家中

麻將的身世

我們在牆和人的距離遠時
設想自己是城的守護

來去的人潮，久而忘記

天網恢恢誰在四方城外受監視

某夜深時，更鼓相去已遠

忽有推牌聲預告着一方的輸勝

而牆就在我們前面

倒了。因為太近所以看得模糊

所以設想的終歸是設想

受監視的守護

不知持續好抑或停止是好

寂靜的子夜，偶爾一個小夢初醒

黝黑的廳堂中發現

散疊在正方桌白紙上面的

是一堆杯盤狼籍

四張空椅子不知何時因冬天而冰冷

在太平天下時候

一個日暮黃昏裡忽然憶起幾位戰友

會不會遺忘城外轟轟烈烈的戰績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背影

過了夏天，到了十月
我衣角上的塵落定成秋水
為想水袖，盼望見面
我自很遠的戰場來
不忍心看飄泊的你
哀傷如斯，不能成伴侶
若是歸去，你必早已忘記風衣
溫暖中的深意
帶著一幅花池的顏臉

那時候回過頭

看你的影子，在黃昏

背影

兩岸燈火

便成了藍藍的天色

彩霞也化為一天的雨絲

美麗了我的懷念

也美麗了所有風景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卅日稿於政大

衣裳

我們什麼時候再隔着玻璃窗
相望時想，衣裳容顏

到了何時才有相見的一天
我有羞澀的話語不經意地
感動成為一條古道淵遠

在無人的小橋頭
我如此愛戀流水

知道妳有快樂的深夜
展顏像花叢中的蝶影

那麼楚楚的飄，一點都不驚動
一支飛揚的歌迴盪時

十月悄悄，始知歲月揮了手

彼此不再同時忘懷

涼風，涼風為路人披上輕紗

我是秋天，等看小新娘路過而心跳的

秋天，一句話也不敢說

怕說了出來無人問津

知音弦斷亦復如斯

妳就聽我細訴吧，我多害怕

沒有露珠的早晨，晶瑩地滑落

小池塘的風波

盪開而後成了飄逸

若我們陌生成故

兒女英雄到了天涯海角才相逢

我多想跨出去，因為我只是草叢中

一株小草，邂逅時彎下腰

十月還依稀可以看到鞋子

成雙的祝福

我有一首心思夜夜可泣可歌

走廊上課堂上

為你探望，路和問號

為你唱唱大江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卅日為一個女孩生日而寫

留言

遠了，竟是那些抓不住的沙粒

為我們的宇宙繽紛出煙花

近水樓台的親親，再也記不起鈴聲

響自那一家書香的叮嚀，而

妳這次離別不說冬天，不說再見

想妳多年的芭蕉潤葉倒影

許是掌中的琉璃

最後還是變成滾落的露珠

水泡般滴滴成淚

提起來正是多年前一次看見，遠了

我們斷了彩虹斷了重游的

青山綠水和衣袖

各自分了手

設想他日並肩而過時

不再記起任何一首歌

晚風急了，黃昏昏了；夜也烏鴉了

那你就聽我說一句話罷

我無能為力的挽住

挽住了它，就算是一朵雲也好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留念

—

風來時隨著向遠眺望

然後是山樹綠得天地滿滿

青石台上，一朵花開在倒影中

默默期待陽春三月芬芳的荷

看清楚水面婉弱的蓮波

池中咏嘆妳憧憬的世界永不枯萎

誰又在迷戀失去的窗外，一次相離

日夜唯有等候得急

而我們不在認識時互贈相片

却常設法把自己攝入最深遠的鏡頭中

我們風塵中趕的路不盡的蠶絲
吐露著妳我尋屍問罪的足跡

而我在這，最春天的地方

候妳，為了想知道

妳的相思，失戀和超昇

只有一次最美

二

「我把最後一句話寫在這碑上

永遠惦記著我們行舟的雙槳

烽火已遠矣君又何必掛念著我

此去千里燈火夜闌珊」

我們許多交待都留在風塵中

亡命時相忘於手掌

年輪因風流轉，我們却相惜流浪

留念

那妳為何不傾城地笑一笑呢？

也許為了每次焚城後

煙水自然地添寫了一頁青史

其中遺珠，又是多少滄海茫茫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依憑

問妳是不是民初的女子

既知現代無情的號角

轉過頭來探望那有情人的一瞥

許多交待像雙雙跨過馬路

綠燈一亮車子衝了過來

不受驚地我把妳送到路的對面

不管擺渡的人在熱陽下眼已昏花

我盲目的深情只好行水而去

流到漂泊中的每一座城

在玻璃牆外看妳深深思量

也許就怕告訴妳妳想透了冰寒

這像一首歌裡

依憑

兩岸燈火

說是下雨，窗外濛濛

有人一簞膝前一彈一撥

民初便屋簷般變化現在霓虹的世界

還是有堅守的門，打開了

還是有許多悲壯的浴血

有人一把二胡在手，一拉一推

幾個深夜的伏案想念

靜得僅止一朵音符在獨唱

越來越悠遠

問妳是不是因寂寞

孤獨常常身伴著我

挽來妳的紅袖給人意外的佳音

也有意外的絕句，捧著自己的心思

讀進自己的血海裡

當妳選擇了水，我選擇了山

我們從浪花和石頭做起

常常相互撞擊

不知彼此在那裡

問妳是不是回來我千百個等待

上課走過傳圖它催促我成傳鐘

而我又要看天，我的路遠

那故事裡的懸疑無人關懷

自己只好想像是清晨擠公車的人

然後下車呼嘯成最開放的風

問妳是不是民初，最愛穿旗袍的女子

揮舞着一面絕情的小旗

但世俗都是不解的風雪

歷史家的眼神在試探

小說家的人物對白在追問

依憑

兩岸燈火

詩人的筆這樣草草的寫

當妳選擇了愛，我惟有百般依憑

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十九日

漸行漸遠

我在遠處一個轉彎停下來

記得一時匆匆擦肩

一個相識很久的人

揮動他的手在遠行裏回身尋索索

因為他的眼神和不明白的怨恨

他的身影，像棉花飛上了青天

始終訴說宿命的缺憾

所以在風沙的路上

他叫我獨唱，他叫我刺傷

而我的確需要扶渡離開

的確越走越接近滄海

兩岸燈火

我的日子是一杯滿滿的桂花茶

清淡中激越沒人知

期許樹林裏夜晚有人一聲問候

然後青春便賣給一點誤解

苦痛串成了連珠

他給我刺繡的衣衫

燈下已揭曉了

蟬聲鳥語最後的厭倦

然則緣何南下的風

急著吹回來塵埃

緣何所有的驚嘆，不成句讀的

讀著自己日以繼夜的驚嘆

在相忘於探望的窗外

還是想盡辦法向窗內尋回同樣的問句

山上落葉，滿地是黃昏

隔著漢家兒女的心情

一廂情願維護著自己必生必死的落花流水
在燈亮的房中房外

本著一心一意的晚來編織舊夢

一枝針刺痛中國幾千年

一條線拉長多少張蒼白的臉？

我把手伸出去

投一生的賭注給這個家

那當然不再後悔了輸勝

更不想看那等閒怨恨的眼神

民國六十六年二月九日試劍山莊

行舟

忘了我是何時走錯了路
搭錯了船，一時想去看穿
生命的短針，滴滴答答的
常被遺忘的，一個
急促的音符
僅止嚮往最後的字句
揮動那歲月山河的筆
念此際是煙雨樓台抑或深深望眼
當葉子一洒向夕陽
妳像上游的小舟
我如逆水的釣者
交錯時不知人面倒影

水深無緣，分隔着沙地上的脚印

現在我最怕人看穿

關於垂釣和守城的事

游魚和浴血的錯誤

為那不守諾言的戰事

喪失了水陸的懷念

妳是南方瘦弱的女孩

還要在水上猜疑

不知唱些什麼調好

我只怕是遲遲不來的音訊

等妳彎腰說一句話

妳是我燈下的雨珠滴滴點點

越愛越是無限

願此時有足夠的情絲不斷

兩岸燈火

和那行雲行水的煙雨樓台
我的脚步從不拒絕遠足
正如承受了生死看破紅塵
總怕美麗反變為疑點
一盞燈照遍了整條江岸
說誰也不再愛投江
無須在意這是一片感傷
無須投懷任他無數星夜
也有了安排

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十日

只是經過

如果在試劍山莊

我在窗前等你回來

總要歡樂瀏覽悲壯的山河

然後揮走一首孤獨的歌

再去尋覓你的釣者

一夜漁舟越催越遠

腳步聲是沙地上的伴奏

忽然寒山寺內一聲木魚

把我從錯失和遲夢中

一聲惶恐便選擇了我

世界上千百萬人中

唯我愛隔着牆偷看你

只是經過

兩岸燈火

不知割捨和取得

有時像一張唱片

等待和旋轉猶似一種自生自滅的過程

短街上，看透了一點風霜

不見面時最深是埋怨

在以前緣份是一道隱約的流水

在現時緣份是一道土地的裂痕

觀望着戰火連年

河岸是少女的小手

招攬不回她的哀憐

我的却是一廂情願

把青春送給時間

魚樵耕讀荒了多少雪白的臉？

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

今夜面壁想妳，同時不解

我的是落楓滿地

妳的是春風吹老

一個旋轉各自在盡頭分道

幾千年後我再去苦思面壁

妳輾轉流離

從前日記有許多田園

現在身前是一張地圖

電影落幕時我們回到最初的地方

再各自分手

其實故事從哪兒說起

結局。尾聲。關門自守。

不管中間突破，起承轉合

一早就有了介說

而妳總是一面鏡的兩個邊緣
照出牆外的天光和黑暗

只是經過

兩岸燈火

我只好說：失戀

在斷橋的中間

我在窗前等你回來，那心情

我只是一首國樂裡的一點不甘被奚落

當中多少次過門

經歷多少事變

昨日相聚，今日分手

明日陌路相逢

一時不知哪兒去找話題

只好從最初最快樂的所在

說起

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廿日

遠征

觀潮時，霧氣成為遙遠的招手

正默默升上天宇

把前方的水路及帆影

破成一把水扇，隔絕人世

今天我們來，心中懷著沙

土地在母親的臂膀

串起門環的聲息

問你恩怨那結扣

永遠是在江上唱大風起的人

然後回到桃花中讀離騷

在大漠孤煙裡等待

那一群回不了朝的軍將

兩岸燈火

火紅彩霞中

燒起來照眼可以添上幾筆湘江
所以我們開始游離

重演一次「將車令」

在中原不踏雪的城池

遙寄給遠征的青春

日夜千萬里陽關，把榮辱

漏夜趕上了古道

退潮時，風都靜止了

那浪花，捲起我們的戰爭

停止同時又開始

一聲號角響開天地

把腳印堆成一座樓台

若你是飛鳥，春日

賦別了陸地，忘了行程

一去帶走許多傷脫的鴻毛

山上正點起滿滿的燈光

夜讀離騷

分明不知來時方向

桃花已飄落到湘江

觸及它的鄉音，它的絕望

而且有一支老歌，伴著一把胡琴

黑夜還走了調

漲潮時，我們什麼都看不見

只聽到風聲，平地一聲雷

古戰場一般的沉默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八日

獨行

我在樓下等妳

黃昏來時，飄過一陣細雨

打窗外斜入夕陽 然後

一陣寒鴉落入叢林

朝向路人的行行色色

他們的步調，似是

沒有過門的抒情老歌

在巷道裡拉長了影子

人網恢恢，疏而不漏

回家的人低聲說：其實守望

接近南方的水岸，和赤道的陽光

多魚的天井是一面浮漾的鏡子

照着雁字的天空

而在殘花落日時

我已上樓看穿那天色

等一場熱切的黃昏雨

要為生活買動

許多朝代的花香和溫熙

把許多愛戀都輸送給

不情願獨行的人間

那時有一種遙遠的牽連，需要針灸

把線穿破了傷口

永遠為無休止的赴約流血

在葬花的時節

也許只有一個懷恨過妳的人

無奈在最初、最後

獨行

兩岸燈火

還得留下一個全圖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日



前程

黑夜裡，誰提起要流浪
沒有行軍前的衝殺
我們飛渡到了海難

跳下去，死後再來浮生
那沒有月的水色

黑而美，當有一捲後浪

日夜襲來，日夜流入夏日的港灣
打在，我岸上的一盞守夜燈

打在，行水的舟上

守望是沒有距離的水線
永遠在那兒拉長

黑夜裡，流浪的人說：

夜鴉渡過了河堤

我們並非有意安排

衝殺時的推波助浪

當草木皆兵

緊緊抓住沙岸

那是我們相守的地方

跳上去，草木為友

影子在風水中淡忘

曾有一段路，黑暗的山谷

走過的人都帶血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紀念一個可怕的日子

歸心

風信子飛落了滿地，說：
散去的故人

千萬里有搖鈴，有風訊
寄以最遠的微塵、最冷的落花
輕嘆多少窗外是流離

在短短一封家書裡

用筆劃出一道明日的歸程

母親啊！我是那歲月

許多流失的腳程，記不起時間

血液中有一支勇往直前的箭

最初都是失落的，更何況

路客的搖鈴，最後的宿命

生死於想念，不安定的奔波
當容顏掛起黃昏和雨水
以及一滴一點的朝露
就那麼一行雁語，一聲馬蹄
風蕭蕭來我外出行醫
找到了樓間，問候中
有您白髮的長影
雪融後，一支小調引我於天涯
冬末一樣在北地的鄉間
哭一面抖索的牆，不倒的挫傷
被玩弄於手上的掌故
一段曲折的章回小說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五月五

我多想用水來憑弔

一種聲響，各自成浪

那是條越來越接近五月的水道

點亮一盞燈來照你還魂

失落像奔流，倒轉到山頭

漸漸把一生交錯給

沒有影子的時光

若是一再催促，我將唱斷

化魂來尋覓你的天涯

在石頭上，刻一個名字等你看透

一直到天黑，煙水的世界

五月五

黎明總是不錯過

等待一次別後的懸念

五月，在江的下游是氾濫

上游是枯乾

你是那長長的足印

日夜於兩岸徘徊，那時

媽媽在小屋喊我回家吃粽子

在佳節的午後，獨立於水中的身影

按捺不住地，於轉彎處

便有一片葉子在浮盪

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初

六月六

那時正雨天，小道上

我們趕著一場送別到天亮

雨和人影對立，在悲喜中

成一座悲喜相逢的天橋

在悲喜中交匯成滿天的雲彩

看誰也不甚哀傷

當我走後，日子恰似秋色

風景是秋天，行人是暮色

漸漸走進黃昏裡

我聽到有吶喊聲是六月的悲歌

帶血的情感用針來刺斷

和一群人分隔了水道

而回程的道上有烏鴉迎面
告訴我跳牆的勇氣，小亭中
有人臉色寒酸等著另一個人
想回巢的路有一段坎坷與不平
聽鳥語獨自長嘆，說：
該有一陣震人的車聲
把六月牽引入夢
完整的看見自己的後方
有座高山在那兒聳立

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中旬

七月七

我把颱風季狂飆的蒞臨
預測于妳過去的浩劫裡
每逢佳節，遠遠的水陸上皆鼓鑼
當我離去，留下妳在後頭戰火
想當年橋上的獅子，在一陣怒吼中
漸漸濺出了熱血。四十年來
河岸日夜依念著河岸
破鞋踏碎心情，尋斷魂還歸宿給自己
每次憶起妳，疲倦的守望
當我再回來，死時，請養我屍
來更換妳心中燃亮的火花
因為要停止說話

所以還妳以嚴冬，以所有的塵埃
我聽到有人在後方說：

七月是旅人靜止的馬蹄

在第七個夜晚抬眼望空

星星依舊有螢火和飛鳥的眼神

而長街唯有站牌孤獨伴我

等妳搖落和航行的音訊

再看那天色，似是彩雲中的銀河

有伴侶出現，相見又散離

就這樣風水般的等待

也許有一把火自雪原烈烈地燃起

讓我走入黑漆漆中，借路投向黎明

似是一覺醒轉，倉促地過了半生

民國六十六年八月一日

樓台望斷

從近處望去，那是你的綠平原
那是汽船排浪的水花
等待着空白的湖心
空白得激起風波來
在你的視線裡有一道流星
芒鞋踏破不知歸人
有路日夜待趕
當你推開窗，發現魚鱗的燈亮
却讓夜寒流了進來
側首看天時，風水已亂世

而遠方有一座樓金針般聳立着

兩岸燈火

石門無門，任開放的一湖春水
惟一路可以蛇形尋去

山上是我們風樓的探望

冲天而起的霧靄

那時候的落日

在淚雨中下了山

這樓房有如佛門禁地

宏亮是鐘，交錯是滿座人影

一會兒又往窗外消失

天台上，看你在簾外影形晃動

一場劇烈的爭論過去了

黑夜一隻魔掌滑過來

我似動似靜，在聽着歌

歡樂有時是尾聲

大合唱的高潮起落

我想問你看見月色否

你却告訴我刀的故事

彎彎似半個人影

沒有雨珠，只有流星是暗夜的光彩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九日記石門水庫之行

穿行

玄霜走後，風便涼了出來

我是上了小石階，聽到水的滴落
但天空正放晴。夜半有蛙群傳來

自我的行處，有一種

多年行腳的苦役，甘甜自在心頭

縱是夏日炎炎，我還是

不斷的穿行，於風高的山上

緩緩渡向水的柔弱裏

柔弱了一生一世

你是那個不知名的人，抑或是地點
苦我於尋求，獨立在人海中

感於憂患而無法伸張

敢於說話而不再有戲重唱

你是舞台，我在台下看你

因你的悲懷而使我想盡了悲懷

你是雪，我是鞋

踏破了所有的蹄聲

難於尋獲從前受創的脚印

現在又要穿行，又要隱滅

在浩浩蕩蕩的人海中

玄霜走後，我們在眺望台上

黑而迷茫的帶著笑靨

看她冬天怒放的健步難去

這時翠綠的園莊，和着一支歌

蜜蜂的嗡嗡是蒼白了整個夏日

所留下最長的一夜風雪

許或我失去時你正有所依
像魚在水中等黃昏，不情願的
要一盞燈照亮，照着西山的川流

八月十六日於大春山莊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初修

九月廿五日重修

等待和出發

是花朵和樹木，以及泥土
把路鋪成了候鳥的音容
以沙石的溫濕建築堤岸
終且要人在海上流浪
而且一直是在春天

我等妳來，初初的凝眸
看開了我滿目都是水晶
一顆顆滴在心口上
牽動我的手走進冲起的濤聲中
一路上掛起風雪的聲息
深深地透視我的毛衣

我只想告訴你，我要那滿袖的灰沙
串起一段錄珠，寂靜地搖鈴

從我們的生搖到死
滿足梯口遙相的關懷

當你離開，回到房中

我扶欄而倦

一步步搖上樓台，一步步跌入樓下的人海

是花樹，以及沙石在路上相迎

我依着紅欄干在梯口候你

想探出你的足印，在沙灘上

春天像元宵的花燈

一家連一家的流露

迷目的歡笑來

當我再度離去

茅花已開了一條小路

春天的雨水，如常下着

把泥土冲刷得如草原

青青的露滴上

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卅日稿於福隆

環鎖

我聽到路上的車影

和山上的水聲環扣般旋轉在心中

一場人生世態，花落花開

守候一個夜晚，鷄啼得悠揚

我喜愛那女孩多心思的相望

輕吻時想那悲合離歡

我鎖住生命最深的那一端

用她微笑的環

這就是我的歌，我的棲息

有潮濕的巢溫唇的顧盼

葉子上談世事，樹下檢拾世事的葉子

目送歸鴻遠去，詩卷裏
有山水花開和雨衣

我聽到她鎖住我，她的環珮叮噠
手牽手變成日夜長街
燈下看行人交錯

我聽到陣陣車聲和水流
接連響起在耳際，風塵裡的鄉音
啊！我們別離縱是一天一夜
我多懷念她回家的小站
嫩綠的葉子上
牽絆得好不輕淡

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二日

送你一程

別後常常牽掛著小路
我的再見同時湧現在眼前
說不要分手，只要等一班車
送你一程，在雨中小站
分不清誰要相送
只好看車子在雨中擦肩
人影車影一去不回頭

我看見那公車來了
它帶妳到一個地方去下雨
溫濕或者破舊的留守
我只是揮一揮手

看玻璃窗內的影子搖動
而我那隻手，久久停留在煙雨中

回家的路再來一場毛毛細雨
下了一整季，整條巷道冷清
我回首望那些路過的车子遠去
原來我已遲誤了一時
晚歸同時忘記終點

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輕喚

是午夜的风停了。急急的
吹吹送送叩響小窗前
我從叉路回到山莊來
整理一身的雨滴
相見竟成一股暖流
是妳昨夜把我夢成了長亭
長亭外，在街上
冬天和雨水密密的交談
看看燈下沒有人，路上無傘
我們回到那相逢的紀念館

今天我又疊起昨夜的衣衫

昨夜的脚步

妳的叮嚀我的輕喚

我們跨過了馬路

走向相約的地點，望天時

看星星，看月亮

想像是太陽

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哥哥來台

哥哥，我在這高樓裏

聽到你奔來的風聲

莫非美羅城已動起了千戈

我的心跳如連過的時速

遇上那紅燈亮起

趕著去見你，在霓虹的街頭

趕著去見你，家人的問候

哥哥，今天是中華路

溫暖的冬天，迎貼在你風塵的臉上

走過的人影都往天橋

再向鬧市湧去

而我們皆在路上編織一個故事
當你說你將離去

在十月下旬的雨天

我呆立在風中，說不出一句話

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最初的風火

最後我只好揮一滴淚雨

對你不息的川流

縱是創傷的一塊，亦會不停地

止血 我的厭倦

常常來自熱帶的樹林

傷悲自傷悲，再提起滿地的乾葉

也燃不出火花來

而夜深得如刀痕，永不會忘記

廿多年的風火

憶起我們多年的舊地

青綠色的草原

和泥黃色的蚯蚓

如今又要翻鬆新地

讓雨水血紅的流入

不息的川流，再倒轉到

山上的乾樹林

把所有的怒髮都燒光

想像有一種沉積的聲音

比蟬鳴更震盪

在暗森林又多蛟蛟的角落

想像是飛蛾

在空中撲火

最後我只好說再見

看你如何燎原，如何撲火

我要到最初最明亮的地方

去尋找那兒的風火

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十三日稿於回馬瓜拉美金家中
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重修



周清嘯作品



而擺渡的盡處是什麼地方
想去的岸何時才能渡到
每夜床頭點着一朵信念
每夜書中自有一片桑葉
告訴家園那邊的風風雨雨
多願把風雨全接過來
裁成另一件風衣永生披在身上

十年

—憶先父

最後還是憶起你了

在夜裏雨落哀幽的窗前

一盞燈可以亮多少年？

朦朧的是我沾雨底眼

風揚起了窗簾，揚起了花色的

窗簾。默視外面的雨景

濡濕的世界，三兩盞孤燈

悽楚地亮

我的童年在你的眸中

燦爛地要過，一直

你底笑留在空曠的大屋前

十年

那年，春天茂盛滿院子

你底唇淡淡形成天上的月

照我走長長的古道

牽我的手仍是那麼溫馨

沒有一聲再見，匆匆地

我們分離已十年

想起你，在白燭垂淚的堂前

你的一生都寫在屋前

隨風搖晃的兩盞白燈籠上

那時不知你親切底眼

何時已變成冷冷看我的照片

如今我一再驚醒

為何當初不握你底手

向你說聲再見

只能在入暮的樓台前
拚命想念著

已褪去十次的
失落的臉

稿於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九日
刊於天狼星詩刊第一期

懺悔

——憶先母

記不起什麼時候開始了

頻頻投向郊野的天色和陽光

自然的綠山，自然的綠水

當雁群在收割後的藍田中排開

又可曾留下飛掠後的痕跡？

這使我在郊道上想起

而兩旁的菜園

那揮鋤彎腰的農婦

一下一下，打入眼中印進腦中

多麼熟悉的，你那姿態

在屋後的菜園中，我就站在牆角

看你把土翻成黑色的泥

當時只知道手中的糖果很甜
和你那親切望我的笑

突然自模糊中你在我眼前出現
招著手，喊著我的小名
還是那身深藍的粗布衣，在巷口
有時，我躺在另一座牆後
讓您殷切地盼，焦急地等
才自身後走出來嚇你一跳
以為那是很好玩的遊戲

現在，彷彿是久別歸鄉的遊兒
回到古老的家，燈火殘稀中
你已蒼老，仍坐在廳中
和香燭後照片中的父親對視
是在交談著你們的語言？

竟是那麼殘酷和悲傷的事
我對你，唯有童年的愚昧

不能替你分擔一點悲悵、苦難

仍在無知中玩著那黯淡的時光

你在流淚，我在嬉笑

不在意你看著我那深深的眼光

有時看你仍不斷地對著父親掉淚

才以淡然對你：

「媽媽，不要哭吧」

熟悉的是那農婦的揮鋤

我驚醒驚醒再驚醒

你怎會在面前喊我呢？

或者你和父親正在過著

另一種甜蜜的生活

此時才渴望和你相處永久
才懺悔著八年前
不會分擔你的悲傷和苦難
不能體會你那深深的眼光

刊於天狼星詩刊第二期

當街燈亮起

當街燈亮起

下午的夢給輕輕叩醒了

落在小小的綠窗下

幾隻灰鴿子駐足在廣場上

咕嚕咕嚕 跳著悠閒的舞

昏黃裏 一柔雲正染著顏色

天外 一樓清風牽引著

一線直升的炊煙

近晚的景色促我望向

防波堤外那閃爍的紅燈

是誰人飄流的地方

一片浩藍的晶瑩鄰鄰

在深邃的眸子閃飄過去

小島以無數的燈火

搖擺迎風眺望的我

遂發覺：

山上正飄繞燈火初亮的微倦

山下，已是另一個世紀了

四月的暮有太多的幽怨

從這山頭遙望那山的煙霧

南方的晚霞凋落了

鋪成一院子的稀零底碎影

讓誰家的孩子揀拾

串一束安詳的夢

樹影交疊 默坐着

數天壁上那揮深深的紅暈

我的蒼白棲息在額前的憂鬱上

看黃昏緩緩自腳下逸去

晚雲 漸漸濃郁起來

蘊釀一天地蒼茫的深暮後

夜色降在那兒呢 南去二十哩

一座蔥青平坦的大草原

圍繞着塔尖的星子自那邊躍出

然後才矚然地盛放

滿城的燈大明滅在腳下

喂 該從那兒數起哪

風自七十五度斜的山坡竄上來

撫弄我的耳朵：下山去吧

聳一聳肩 我滿洒地撥亂了髮

一陣淡淡的哀愁便佈滿山上

燈火依然明滅在腳上

唉，真該從那兒數起呢

小徑的崎嶇證實我的蒞臨
一路上許多哀哀的螢火

追逐着 許多屈死的幽魂
傳說中有匹黑馬遠去

午夜有兩名劍客在此決鬥
冰寒的劍影驚飛滿天的白蘆花

從此徑旁有兩株逾百齡的
古松柏 在淺淺的日影下

開遍紅紅的小雨花

總是惦记着這荒謬的故事

當街燈亮起啊亮起

踏着一足的小紅花歸來

響起南方輕輕的馬蹄聲

依然是

當街燈亮起

兩岸燈火

滿城明滅的燈火

唉 該從那兒數起呢

該

從

那

兒 數 起 呢

刊於「大馬詩選」

守約

失眠了整個濕濕的夏天
雨聲停止了，淡淡的小寒
一枕發霉的記憶便茫茫愁緒了
想起小舟隨流渡去兩岸江山，
夜晚獨守一窗街景
燈熄。人靜。

有時在雨中彷彿聽見
千山萬水中有脚步急急來歸
百年前的相約，百年後的單赴
時常驚覺自己是短暫的歸客
自前生趕路而來，難道

只為一朵不開的約？

夜裏獨守窗外的雨景

依然是一列燈花，朦朧朦朧

得要我看不清楚，前方

依然是一個撐傘人影漸漸行來

熟悉的要我以為是

前生未竟來赴約的故人

抹掉窗玻璃的迷漫，隔世的水霧

空空的街心，濕濕的反映

燈光跌落的碎玻璃

失眠了整個夏天

雨只為灑濕窗玻璃，輕盈敲打麼？

我的背影如深深的庭院

流煙般的人生，在這查無人跡的巷子

也許堅持，是一生的錯誤下去
却是繽紛的人間色彩

守着生，守着死

守着失眠百年的自己

刊於草根詩刊第五期

再次見你

再次見妳

許是霜溶水盡的那岸

柳煙夕照，不忍隔一條江遠眺

蘆花落時仍搖起一天

初秋的雁影

向南向北已不再是我們的選擇了

曾是喜在風裏吹口哨的

已達低低的退潮

今次離妳

黃昏的車站釀著薄薄的寒涼

妳蹙著眉不再說話

想起趕路時那斷續的歌

妳願不願再唱給我聽再唱給我聽？

曾經是喜愛受傷的已千瘡百孔

歷盡山水的風景是不是更風景？

我多想是風中飄泊的飛絮

落在妳小小的院裏

讓妳踩過，或者拾起

再次見妳

我底小舟已滑過深夜的江面

正擱在斜灘上讓風雨蝕蛀了

那時我恃著拐杖叩妳底門

在滿院落葉聲中問：

我們分離的小站呢？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三日

刊於小草詩刊第二期

再次見你

採荷

我低低地說想去看荷花
妳底驚喜抬頭間在眸中
笑開，樹下落一膝小花
荷花在秋月圓時才開咧
而現是什麼都畫不起來的早春
除了雨，和妳長髮的青柳
風吹過偶而帶來三兩鳥啾
這不知是怎樣的午後
我一心一意想去看荷花
妳便刺繡般描出了翩翩的
江南，輕輕地笑
遙遠遙遠的山和水
湖和欄杆，真的現在沒荷花嗎？

那麼我要去看它生長的地方

然後雙雙走過青瓦紅牆的樓閣

水倒映，葉輕搖

一目亂影被風盪著擺著

一片浮萍也無的池

池中有樹，樹下沒有花

四面環水，這是島上的一幅春？

夏天無風沙，深冬無霜雪

青樓靜，小亭古

我們要不要在湖邊住下

等著採第一朵升起的荷花……？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一日

刊於小草詩刊第二期

等你

妳知道等待是一種美麗嗎

像在最哀傷時的一滴清淚

終於忍不住了要花開來

早上靜靜巷子無人也無雨

我若無事地依在窗前

望着陽台上的一片天空

後來彷彿睡着了又悠然醒來

陽光輕輕把石牆刷成

夢裏澄澄的一框明鏡

內中是你 在注眸而笑 剛剛梳完妝

恰好我從外面推門進來

及時攫住妳那回眸的輕柔
宛若春水漾開清淡的月影
而我是隔着紅欄的楊柳
決定把湖上的燈火都拂熄
等待在週日是長長的音樂
謐靜，而帶點焦急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九日
刊於綠地詩刊第三期

並肩

彷彿兩隻小舟在一片燈海中流來
穿過青柳交織的風網
輕輕盪盪地過來堤岸無際的
野煙，愛流浪的孩子
喜把清晰的山，畫成朦朧的
樓台，是真正的樓台啊
兩隻小舟順水滑過去，引起
嬌笑中那片漣漪

便是我倆相偕走在燈下看
小舟齊齊並肩搖過來的
兩隕人影行近，是妳和我

把手收在袋裏藏住最珍貴的
最珍貴的是握妳無骨的纖手
聽妳唱起沉沉的夜晚

使我想起從前的家園
屋後那戴滿青草的清溪……。

我們是千萬關山中回來的葉
飄泊在風中在雨停無人的道上
兩隻小舟想已並泊在小港了
而我們的港灣還遠不遠？

夜裏總比白天寒，因為
沒有太陽，月亮涼涼
看着妳的影，如憐愛的小貓

葉影似水影逗着月光
我陪妳走巷子，聽妳唱起
梅花開在白雪底故土

並肩

妳愛家鄉，愛那浩浩的
雪景。妳想不想成為一朵飛雪
溫柔地拂着梅花的開落……

轉出小巷，那兩隻遠去的小舟
是靜泊在小港灣中作安謐的夢了
而我們的港灣還遠不遠？

想起妳所唱的，所唱起的行程
突然想握妳的手問：

妳冷不冷，為什麼
不帶圍巾……。

刊於綠地詩刊第四期

晚歸一條街

我們是城中最晚回家的歸人
輕輕穿出小巷，上天橋
如守完上半夜的士兵
拖著紅纓槍和重重的倦意
自城樓上下來，看見
一幢幢的樓房，一條條的道路
提著一盞盞看門的燈籠
像在渡著節日

我們走進清澈的足音裏
熱鬧後只有這種聲音最親切
必然沉默，兩旁破舊的攤子
如古代大宅前的石獅子

兩岸燈火

看見駿馬來過，軟轎到過

夜裏風雨淋過，日裏塵埃揚過

一地凌零的紙張

如今是白天擺滿貨物

夜深擺滿陰暗的

一條街，穿著寒意

誰願是深夜仍回不了家的人？

一座座閣樓，一點點小昏黃

不知是月亮還是油燈？

守夜的士兵必會哼著鄉調

想著一壺酒，一個夢

而我們能哼出什麼

跨出牆來的樹葉喋聲

聽我們談那無聊的春秋大事

竟有叫龍泉的簡巷陋街

一邊是垃圾零散，磚牆剝落

最遲歸的城裏人必在此

嗅潮濕和霉爛的氣味

有時也令人清醒

酒後頭痛的一般快樂

始終我們是城中最遲歸的

家在那裏？舉目

皆是樓宇，窗簾

仍然要走過那條街

仍是突然地翻起往事

而一夜所談的也是如此

茫然，肯定，都必須走下去

拐個彎，那些換下班的士兵

早已歸去他們的家

只有我們，在街這頭

看著一輛點著小燈泡的

三輪車咿咿地踩過來

燈前

夜裏偶過的車聲

如小山在暮靄迷漫中隱去

留下蜿蜒的溪徑讓人尋找

源古源古的桃花和流水

小巷中牆與牆之間的月影

一筆濃墨地劃開去

庭院松下有人在奕棋

燈籠照着風景如畫

兩個書僮在花間泡茶

燈前，整座城往默穆中沉落
沉默是打更人重重的背影了

深深敲在寂寞的眼中

一盤棋抓下來幾千年已雲煙

春去花落，我們在寒冬裏過活

一盞燈亮起所有的燈

聆聽夜裏街上漸稀的車聲

燈前，有人在風中經過

疏落的吠聲要呼喚什麼？

一陣煙雨來，一個太陽去

沒有音訊的

就是我們的鄉音

燈前，多難的人世如曲折的江湖

隱藏着的路那一條才真是路？

走入山，走入海，走入所有的光輝

一盞燈熄去所有的燈

燈前

我們的一滴淚

百年後，赤壁上的一灘血

夜裏偶來的車聲

如陌生客的馬靴踏在青石路上

小巷的吠聲要呼喚什麼

自燈前站起

兩旁挾道的桃樹

緩緩落成一溪的桃花

刊於藍星復刊號第三期

小屋

山棲息在對面，不遠
一條街橫在眼前
向晚的燈齊亮起
黃昏，正悄悄走過

多少年了，守着小城
自亘古，有人騎着馬經過
更有不少匆忙編織的
草鞋，灰塵便是唯一的身世了
如此跌坐一個姿勢，默默
看一切自眼前流過
遠遠地流來，快地流去

沒有一刻的停息和惦記

多少年跌坐在這裏

就看多少年的世界

而發生過的還會重複地發生

過去的循環成將來

這是許久來唯一的發現

想着這些，也看着這些

多少年便煙消雲散了

獨自守着小城的暮色

總有太多的往事浮起來

給予太多太多的愴痛

而可以交談的只有雨

來時總是夜晚，給人一種滄涼

叫人迷濛着潤濕的眼

看那樓臺掛起的燈籠

固執閃滅着小小的光
照着整個黝黑的天地

令人遺憾的是

往事總太容易跳出來纏擾

剛剛平靜下來的心地

愴痛來自眼前那條街

許多陽光射着

過路人蹣跚的脚步

大家麻木着神經擦身而過

沒有所謂的相遇和分離

只以最陌生的眼

尋找自己失落的方向

不知背後已佈滿風霜

回首便是：

無路！

山靜靜觀看着這些

街只收納新來的脚步

陳舊的過去，任由消失

當向晚的燈亮起

匆匆走過的總是黃昏

太容易浮起來的總是

千百年前的往事

而一切裏沒有鳥鳴，沒有花開

只有流水一般過去的

風波

一開始就如此跌坐着

想改變也不可能了

這個形像，已成形像

而四周的草更茂盛了

更多的葉在脚下腐爛了

多少年來，想做什麼都不可能
唯一可以保持的是

多少年的趺坐

就看多少年的世界

稿於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十三日
刊於藍星復刊號第四期

相遇

在紅牆與紅牆之間

栽不出花草的巷道裏

我撐傘獨自走入

這等雨季裏的沁寒啊

許多鞋

濕了

我將撐傘回去

穿過這陰黑的巷道

前面就是我的家

沒有燈，沒有人

我將靜悄寂寞地開了門

步入

好長好長的巷道啊

我看過小孩玩着遊戲

在溝中放小紙船

我看過學生背着書包

趕回家迎接媽媽的等待

然後我撐着傘慢慢走

有點疲倦，且褲腳也濕透了

正思量如何走完這巷道

要不要燃把火呢？

傘與傘勾碰了一下

抬頭，水沿傘邊滴下

我們的眼光

不相識却又親切地

相遇

交換了一下

刊於藍星後刊號第四期

稿於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家門

坐上公車才黯然記起
自己是漫無目的的過路人
任公車走它必須的路途
一個站一個站
有人下車，有人上車
只有我，從起點到終點
劃一個圓圈

看見家家戶戶的門前都亮小燈
想起曾經也有一盞
更大更亮的在家鄉守着
古老而殘敗的家門

曾經父親母親也流傳過的
家門一則則光輝的故事

如門楣上的春聯

風吹雨打，一年更新一次

說起來一切是輪轉的

時光，雨季般把花葉都席卷而去

經過古老的家門，留下

暗淡的輝煌，照在爬滿裂痕的

石牆上，或另一道倒下的石牆

想起從前夜晚更漏將盡的家門

馬車一輛輛開始在門前停下

大燭一根根在廳堂上燃起

如今步上天台是夜晚時分

看燦爛的夜景在水上漾動

橋上的燈光，橋下的燈影

誰是非花非影的那朵雲

遠遠那一抹山巒

眼前這一道欄杆

城裏縱橫交錯的街道

哪一條才真是路？

通向古老王朝的飛渡

最高的樓台也望不見盡頭

也望不見有一條路

從海角

通向天涯

稿於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刊於藍星復刊號第五期

揚不起的帆影

很久沒有聽見馬蹄聲了

啄木鳥砰然心動的話

噢，宛若沒人來敲我鎖閉的門扉

三月的杜鵑小院，也無人踏無人掃

更無人來和我笑笑哭哭了

每夜在桌上泡兩杯熱茶

攤開一本詩集。畫畫或下棋

只有影子和淡淡的感嘆

和隔壁激烈的咳嗽

很久不敢掛起那幅小城的星光

宛若臨別眼睛對眼睛的沉默

提起五月的歸鄉，美麗的帆影

燦爛夏天，太陽已快下山

猶未有人來叩問走過的是什麼路

莫非揮手後一切就可以相忘

很久不敢夜半起身寫長信了

雖然那是撲岸巨浪的豪情

一枚郵票是一顆惦念的心

寄出去成春天的飛葉

一直不敢忘却那已湮渺的承諾

守着窗外的天空

提起七夕，星星就快流成河

唉，我是不敢掛起那幅小城的星光了

很久沒有聽見砰然心跳的馬蹄

很久沒有掃徑開門探看外面經過的旅客

揚不起的帆影

如今，我堅守着

每夜在桌上泡兩杯熱茶

攤一卷詩集

稿於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廿三日

後記：筆倣在我回國前夕答應在五月也回來，而我現在已回國一年半了，他一點消息也沒有，不知是否無恙？僅以此詩遙寄給對岸的他。

刊於藍星復刊號第六期

春雪

開始時以為是撥弄的幻影
在一切都漸淡下來的
午後，以為是夢躡足走近
向眼睛擺弄着舞姿
要醉倒還是睡倒
後當我真正地看見
妳是整條街的清晨
春天唯一的蝴蝶飛着
引我成一帶淙淙流水
輕輕撫弄着妳的溪岸
是要清唱起來還是傾倒下去呢？
一眼便使我跌入了妳的旅程

一眼便使我記起曾經相見
楓葉霜花在不在妳的懷中
流水會不會把這些都珍藏
而不論下一站妳是牧場，或者山村
我都將化成陣陣炊煙飄逝
早晨和黃昏

一直以為是靜止的流水
在等著久不曾聞的櫓槳
從遠遠的山那頭望過來
草色的初夏漆著油翠的陽光
洗刷著清新清新的影子
我怎麼知道，妳竟是
猶未溶化而讓我全然清涼的
皚皚春雪

年老

乍逢。無言。談起

黃昏那冷落的顏容

在夕陽的喟嘆中，回想

冬天守在破敗的土地祠中

雪意勝刀，這條路

數十里外竟無野店打尖的

先是一群人結伴而行

幾度流星雨後，月投西山

無言，吹燈

煙散，人稀

燈籠最壯麗不過化成火光

兩岸燈火

同伴化蛾投燈海，不忍

摸黑上山。一路過來

一團昏黃喚醒全宇宙的風

前膽無村，後顧無道

一張脹飽底帆

最壯麗不過是碎成浮木

隨波逐流

我底油燈快乾枯了

妳底髮鬚也不再夜晚

我送妳回家

妳送我一握

刊於中華日報

京華一片月

我狂狷的愛，像天宇上的月
曾楚楚照過千萬戶樓頂灰瓦
而京華裏的衣鬢翩翩
一生風流不絕的蝴蝶
衣冠似雨浣洗過的雪
揮扇洒脱而笑，拈花羞澀而笑
滿目是不能別破的華麗
滿城是不能更變的浮世
只是淒苦的月光
尋覓風塵中的賞月人
樸樸地流入陋暗的巷裏
看見剝落牆上的青苔

潮濕而賤卑的生命

不為什麼而堅持要活

而我底愛，本為千萬人滋長

一片月啊可讓多久時間走過？

妳信不信我傾訴的這一切呢

我終於落在妳的水池中

只求塑成一彎波

一片小小的落葉是一面訃告

秋天已在最深處消失

正如我的月光照過不亮的京城

便只照在妳小室中

伴妳，以一個夢的溫馨

而我狂烈的愛，像暮來的大霧

讓妳走上高處瞭望

讓我成焦急的眼光

妳是迷失的方向

刊於中華日報



京華一片月

一六三

繁華

等待時才發覺踏出去的脚步
都是收不回的時光

在千燈炫耀色彩的夜市裏

小販以喧嘈的價錢

叫賣入夏以來少有的晴朗

而我是屬於雨的，守住

石牆斑剝的歲月

和深深的鮮苔沉思

看見影子重疊在殘踏的脚

才發現靈魂是可憐的木偶

任由演者擺弄舞姿

斷線後便癱瘓成死字
而當他們聚集一處
則讓你看見腐葉一堆
一根火柴就可劃出的
人生的分野

我也是萬葉中的一片
悄然落在花池的繽紛外
在綿綿的五月霖雨中
覺悟了所謂繁華
只是陽光和雨水
微微泛起的波瀾

刊於聯合報

別後經年

乍然跌落，你眸中的陽光
灼痛我每根麻木的神經
在睡意醇醇的午後
若一場突然的火災
熊熊在我粗糙的手心上

這一大段的路途呀
夜晚特別長，月和星
默默的燈和玻璃的藍
拼湊我唯一的影
曾經共同棲泊在港灣的小舟
惦記着月光下的搖籃

潮汐一夜輕輕，湧着來，湧着去
而天明後，沒有一聲汽笛
各自的航程就已漾開

無言，良久
降霜的黃昏
又談起昔日的髮色
至於別後，月圓月缺
你無須提起，我也不再追問

刊於中華日報

飛幃

是誰輕輕敲響我底小窗
黃昏裏一抹初生的火影
在風裏的殘暉排動
窗外沉寂的天空
窗內陰靜的小房

我棲身於此落晒的小房
只有一扇向你開底窗
而你不來，風雪不來
一湖秋水結不成冰供你歸渡
我再懶於梳粧
只想依欄看那冉冉的夕陽

生涯

妻從菜市場只買回

一臉的汗光和滿嘴的嘔叨

雞蛋又漲了，菜心沒處賣

近來她的脾氣可媲美賽洛瑪颱風

風力高達十七及，對我

只好悶着氣

喝昨夜已沖過的淡茶

今天，她又忘了買包「長壽」

丟過來的是大封大封的信

一看就知是退稿

明天妻又要拿書去牯嶺街了

仍然是一斤兩塊錢

報紙一份兩塊伍

唉，人瘦，書架更瘦

明天，妻會不會又要嚷了？

颱風過後，物價都搭了直升機

只有陽光依舊

天天很慷慨地鋪滿

我那四面透風的屋子

刊於「詩人季刊」第九期

新居

我們第一個故鄉外的家

每月三千塊的交換

粉牆剝落，地板龜裂

但大家都很滿意很高興

把它大大洗刷了兩天

躺在床上就時常想起

搬進來的第一天

大家定下共同維護它的條例

噯，何必這麼認真呢？

必須的。最少每至月底

就為房租煩惱

誰想到在這繁華大都市裏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家，不受人注意

也沒有訪客，信箱空的時候很多

每次放學途中，想像有突來的訪客

讓我們慌張，忙著找杯子煮開水

急急回來，開門時看見

幾雙鞋子是早上的相同

而且，在許多夜晚裏

臨聯考的七弟，不是在廳中

踱來踱去，就是

把所有的唱片都翻成人靜的子夜

近來常發現

黃昏把蟑螂都帶來

瓦斯愛漏氣，水喉長點滴
三天兩日，不停電就停水
而每到月尾，煩惱如約來
而七弟還是把唱片都放成長長的時日

愈來愈多缺點顯露了
有人嘆氣：另外找一間吧
是的，更好的屋子很多
但自己總暗暗奇怪著
每天放學後還急著回來
同學眼中眼中的速藏
總使自己高聲喊出：
「回家！」

刊於神州詩刊第五期

初寒

開窗時聽見了那濤聲
故人般的話語掩過來

以親切，又以大大的初寒

雨已下了整夜，還在點點滴滴

自夢裏每人都回到自己的家

你噪噪切切是否要說一篇血債？

若我是長年撒網的漁翁

還有什麼比離開此岸更眷念？

再開窗驚問那些濤聲呢？

滿耳是細細微微的風

若你水迢迢來此為我弄琴

驚喜，如仲夏的星光

憂鬱，來自未知的故鄉

傾聽，濤聲又回來了

初寒冽冽

你喋喋切切究竟要說什麼千古事？

早上走沙灘，脚印遠遠行來

在山與山之間穿過樹與雲的陣容

車上望去山谷下的平原和河流

不及跑上閘台上打來的一大浪

濤聲歇，濤聲起

若我是你匆匆走過遺下的樹枝

浪來後已是煙火兩岸

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廿七日金山聽濤

剪燭

你知道嗎？燭心是一種感情

只燃著一點光，一點點的

跳躍，平靜的心

沈下去是永久的傷情

於是屋簷下坐滿了雨滴

窗，黯淡。

你就這樣坐下來

坐在我身側，藉著我底愛

照亮你手中的詩卷，和

年輕的半邊臉。我輕輕喘息

沒有人聽見，聽見

我的擔心似沙灘上的風沙

你真的坐下來了就這樣唸起

那深深的秋天，讓我

淒然落成楓葉

我不知道何時會化成煙

一道，向你的臉逸去想留下哀傷

看窗檻的兩盞紅燈籠

他們也擔心正似我的

憂慮照不亮你的眼腫

而你，真的讀到那濃情的詩嗎？

我默默望你，帶著驚喜

我真的可以照亮詩卷給你

但我不知，真的不知

何時會天逝。本是多病的女子

一陣風便把我颳去遠方

你能在我死前說完那都城的古老嗎？

你能在我掙扎留下時恰時掩上詩卷嗎？

兩盞燈籠已飛成螢火撲上了黑暗

我發覺你更困難看清楚

你會不會，長嘆後拋下詩卷

拂袖出去……。

外面的雨想我早走

而我想帶病陪你上長安，遊江南

燭心燃到最後是真情，仍是真情呵

雖然一點光也不再亮著

我，我已病得成一灘紅血

想為你掌燈也掙扎不起來了

在我死前，在我還有一點愛

你讀不讀得完這卷詩？

你迷不迷失在長安裏？

我惶恐在你捲卷之前便走了

留下沈沈的黑暗

我多傷心，你知道嗎

刊於神州詩刊第一號「高山流水・知音」

行水

我說我是轉折的行水

長江大海阻不止底風

曲婉地帶著沙和石

蒞臨，深潭製造直掛的瀑布

驚險，是不屑回溯的

曾和亂石佈棋，青竹垂釣

拂衣袖，招朋友

黑夜讓燈火去爭輝

白晝讓雲鳥去翱翔

黃昏時把一切都燒花

我說我只是那停不了的行水

奔出山林，帶著有心人

回這濶別的沙灘

說這濤聲，就是這濤聲了

不終不止地追問

這是怎樣的世界哪

人世炎涼？人世溫暖？

燈下談心是第幾度傾訴？

燈下搓麻將是幾輪勝負？

勝負乃兵家常事也

吵架却了無終止

說炎涼就他媽的炎涼了

回到這看海的地方

為什麼有人要游泳

有人却寧願寫詩

有人五點起身七點到來

有人到現在仍未來
未來未來，石砌路伸展過去
野草漫漫綠過來

四面八方都是荒野咧
這是蒼涼有人說
我不得不變成那澎湃底浪
讓山窮、水盡

一直我在思索
怎樣的路在後來呢
山沒有樹沒有，山樹
一望無垠又無盡的空濛
若逢水，水是冷冷
一片澆來，半壁波浪
喧噪著要把身世道出

是我在傾聽嗎？「嗚——」
又是一班火車過去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廿三日

神州第一屆福隆聚會中

刊於神州詩刊第一號「高山流水・知音」

上早課

說是為了這春天的某一朵

冒著早寒，撐著睡意

拂曉時趕第一班車

恰是一場陰雨

濕了衣裳，亂了髮

說是為了這一堂難得的早課

古書的殘缺，歷史的闕冊

我自稱是山風

却小憩於這廿五教室裏

是為了老師精彩的講課嗎？

也許，為妳底傾絕

似一根嫩弱小草

穿出石縫

感晨露的清爽

而每次在敲鐘後

才忙忙出現妳底踪影

陽光軟軟照進走廊

自盡頭那處碎碎若陣飛葉

趕過來的先是一片溶雪

然後才是歎意的眼光

彷彿是一闕古調唱

隱隱山色淺淺底影

教室是明几亮窗的樓閣

靜寂在佚名的畫冊中

執筆沉吟只為了

難以沉默下來的詩文

花盡一生也只為

等待盪漾不歇的漣漪

誰是依欄望道的主人呢？

若說是為聽課而來的

在不在都不重要了，蝴蝶

杜鵑不是已燒成煙染上晚霞嗎？

飛絮依舊散在四周

說是為了尋覓青春

我便坐在門前

守著敲鐘後的一刻

妳的笑終於淹沒了我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三日

刊於神州詩刊第一號「高山流水·知音」

若你歸來

若你化身歸來

必在深夜雨際初歇時

其時風仍在吹

庭中的樹仍在殘月下

瑟縮著聽不遠的

犬吠，感那透骨的寒涼

這寒，是否你的衣袂帶起

若歸來必先拂熄燈燭

必先安撫衆人的睡眠

然後躡步穿過長廊

經過草木凋落的庭院

若你歸來

兩岸燈火

蟲唧三兩聲

若來到半塌的書房

會否驚訝我早已腐化

成一几上的厚塵

睡在共同翻讀過的古書上

會否你揮袖拍落我而不知

長嘆後化成一片霜

飄回初次投身的河

空遺下我作不得聲

作不得水

若你喚雨歸來

走那泥濘的山間小道

足印會否長狗尾草

在天明前掩去踪跡

若你打燈臨至書房

該看見我那把上京的破傘

已掛成圈圍蛛網

已孕育片片風聲

若你不涉千里來了

看此破敗大宅時

就請回頭。快快越過蓮池

馭片雲彩追回往事

讓往事藏著我在你心中

讓我也一躍越過永恒

而我只是一點

小小的塵，盼能飛沾你裙角

若你乘浪來此

若你歸來

飛綻

我真的跨進妳的家門看妳小房
妳含笑坐在琴旁

淡淡的陽光，我真的坐在妳對面了
琴上沒有擺花，沒有石膏像

我是來看妳抑或來聽琴？

斜斜的 shadow 貼在牆上成了下午

我不知怎麼說

妳不知該不該笑

黃昏很快隨靜默來的

打破靜默吧敲起澈澈的金鐘

當我的小船渡過淺灘

載滿朗朗的寒煙水

失落了所有聲音

妳彈起一闌三月天

我在舟上挑那燈籠

我坐成風化的巨石

妳纖秀的十指竟能激起

懣憤的浪滿海的雪

西邊，夕陽血紅地

傷了整幅山壁

千年前可有人在此一夜狂哭當歌

月亮默默，星兒默默

酒醉投江只是悲壯的一躍

歷史上殘墨的遺筆

妳是弱女一名竟激越如刀風

兩袖揮起龍捲大雪

緬懷那最古老的城

雪啊城啊你要我如何說

旗啊風啊你要我怎麼飛

再高也高不過飛鳥

再洄也洄不過游魚

我仍是萬古留下的巨石

風雲過後，留下蝕剝

最後是月也下弦了

彷彿已流浪塞外

雪停後，夜分外地亮

妳還想不想那海，那人

那破落的家鄉大地的芬芳

就算我們是河，也乾涸

得流不出水聲

瓊瓊妳織著布，我讀著書

窗外是下弦月，是連綿的山脈

妳想不想回家？

回去老屋栽滿原野的臘梅

回去……妳黯然地彈著琴

哀傷地唱著歌

真的我們都流浪在外太久了

久得無從認識以前

我什麼也說不出來

黃昏真的很快就到了

小房慢慢沉落昏暗中

在幽亮的窗旁我想

我在想如何化成

一束花或一座塑像

榮幸地被擺在琴上

飛綻

兩岸燈火

伴妳想海想家鄉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二月七日

刊於神州詩刊第一號「高山流水・知音」

讀信

讀你信時，恰若淒迷燈火
在窗外少許的雨聲踏過
街上朦朧間，撐傘的人
皆成一個背影似你
緩緩走遠，拂來一層雲煙
在小街，濕濕的月台

讀你信時，依稀記得
你曾是我陽光明媚的小院外
集山色和塵色一身的那趕路人
要在我的前路提燈
而我只是淡然一笑，轉身

去觀賞夏日盛放的蓮
就遺忘了你也是拂柳的風
也想為我舞一池荷葉翩翩

而你真是那不能久留的風呵
等不及我醒覺，顧不及我穿過小徑
開門迎你，已成了城外的青山重重
徒留門檻上的風鈴輕搖
彷彿是你的最後的叮嚀

讀你信時，恰似世界分成兩端
我們是折斷的蓮藕

絲連着絲，郵票連着郵票
在無緣促膝的海角天涯

你寫我底信
我讀你底心

掩卷

最後雨滴在叮嚀敲著走廊
竹簾外傾斜的山色漸明朗了
妳坐在牆邊讀書
我蹲在欄下煮茶

不時會因書的精采而拍案
似懂非懂，仍猜疑著
我想極了那些

寺院的鐘鼓，佛前的膜拜
因一次側影的投心
成了茗茶者，拂袖間輸去
三個淡淡的春天

彷彿只為讀書而到人間

不問市井中的翳繁

捲簾不知是為看柳色抑或

等待遠道的馬蹄

叩向深深的池塘邊

朵朵深夏仍未凋零底蓮

我底影在秋陽下拉成長弦

未奏樂便斷了

妳的清樂未曾聽見

也未曾被看作小小底秘密

每日中午，長廊綴滿陽光

仍若無事似，只顧看書

我奉上了茶，在憂鬱中

盤算著如何告辭

在你捲卷挽留之前

以一地的積雪

準備好臘月底殘冬

刊於三三集刊第五輯「客舍青青」

煙水

有著長長的傳說令人憂傷

煙和水都是宇宙中

不曾停留的

從迷失到離散

從流浪到死亡

一連串的聲音只沉默成一首歌

一連串的戀情只孤獨成一個人

許多人忘不了家，像煙

離不了山，水拋不開岸

煙和水都是

傘下的一些話語

都成了雲絮在以後

燈心和漣漪，都有

不讓人看見的淚

點滴成了更漏

那時誰在燈下看影子

看走過來如魘的葉子

有著短短的故事令人懷想

煙和水都是月下

流聲中的幽靜小道

從採花到蝴蝶

從飛揚到靜止

一切故事只包含一個主題

一切行動只准許一個目的

你和我都有激越的思想
像煙燃起火，浪捲起水

煙水

兩岸燈火

成了長長的沙灘

都成了天色在夕陽之外
煙和水只是一段陳腐的記憶
你是好飄遊的煙，錯了
我不是隨岸而去的水
而是抓不住什麼的風
載浮載沉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廿三日
刊於藍星詩刊新第七號

圍爐

終於又喝酒了
又提起收藏得很妥善的
那些小事，我們靜靜聽
剛溫過的酒
逐漸冷了

說起初次握手，不禁有點蒼涼
喃喃唸著那夜的雨大和風寒
小房很冷，微笑却溫暖
我雖不在場也想像得到
而我要一說再說的
只是很感情的嘮叨
不管要我們怎麼做

在我們潦倒的時日中
來拜訪來一些笑聲
握手就是互訂了終身

以後的世道也許艱難，也許炎涼
拱手相送也不下十次了
每次來訪，不是談理想，就是心傷
說起日後的未知，未知原是美好的
有一天也許我們互相忘記
不再提名字，談從前

曾經子夜裏寒風中散步回家
無意間一首歌流來

『長亭外，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會不會感嘆一番年輕的不再

只是今夜我要急急說的是
不管哪年哪月

若你忽然回首，四周無人
忽然風雨冽冽似刀寒

記住我們還有一間小屋
一點溫和的燈光

剛提起往事便想到永久

曾經熱鬧而今冷清的長街

說明寂寞原是人生的一點一滴

當你不能忘懷

不能為一次受傷而哭泣

我們再斟滿一杯吧

刊於三三集刊第七輯「盛笑」

縫衣

讀完最後一頁書

窗外就播來不斷的雞啼

如升旗時長長的號角

天掀開黑暗的一角把微藍似燈光投來

在喚醒第一聲寂靜的車聲裏

彷彿雨仍在等待分別的時光

必是很瑟寒的宵幃

我安然地在春深底溫暖裏

合上最後一頁書

貧血而憂傷的日光燈下默闔上眼

想起妳不在身邊在別的街上

別個溫馨美滿的家
彷彿要離去的是我，

妳是留著的

整個下午靜靜縫補我的衣裳

彷彿我是臨離家門的遊兒

妳以慈母的挽留和盼望

手中的線密密縫著

啊，分手就在眼前

針線縫得再密再勤

也縫補不了相隔的兩涯

民國六十六年二月三日

相許

或許到世上來就為傾聽一道水聲
看一泓清麗的倒影潺潺

我是方舟上那不急不緩的搖櫓

柳岸的蓮歌，橋上的馬鳴

都成了書上浮虛的風光

廿來年不停泛升擴展的漣漪

只是無數的尋和覓，歡和泣

或就在現代艷媚的霓虹燈下

趕電影趕千萬人一樣的脚步

當一街吟唱一首狂亂的歌

烈風掃落葉，匆忙而潮濕的街心

水聲仍在耳道中航行

喚醒涉水而來的，也許是我底前生

廿來年是無數的上車下車

無數的受傷和薄涼

許是妳也搖櫓而來吧

搖着環佩的叮嚀在我心街上

那該是雨後清晨你來

只為我拂一曲箏琴

山伯英台，樓台上共賞

城市中那輪殘缺落日

妳來，我永生的姻緣

是生病，是懷人，是岸上的風沙

厝記兩岸聯繫不到的家

妳是我最後的採攀了

山伯英台，春日裏泣血相守的蝶
翩翩自前生野草掩漫的荒塚
飛過朝代到心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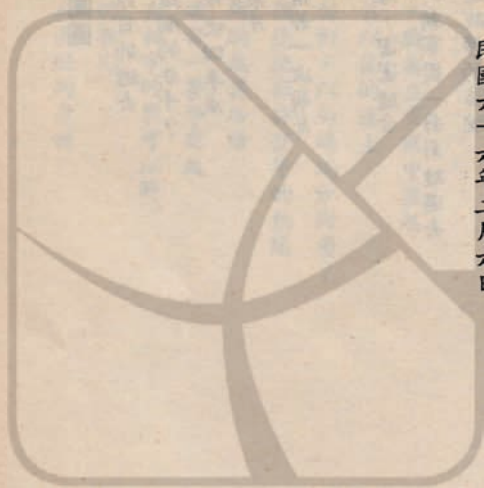
那樓台，那相會，那不合的緣
小舟攔在斜灘上，浪退得更遠
而我們在風雨中入了港

因為情同而際遇不一樣
妳來，瀝我共成洪流向山林大地
讓生命繞着歲月轉最大的圓

山伯英台，只是金蘭三拜
而我們深夜相持走過陸橋
想起七夕的牛郎和織女
從此向到那向，此岸到那岸
成樓成台，是相是會
永不拆開的兩個字

永在書上流傳

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六日



相許

過一個年

之一 團圓

會不會隨著節日的逝去
再一次天海遠濶的分手？
像風無定向地吹四季成
無法翻飛的葉片
等待飄落，恰若一次萌芽

過年是條長線，密密縫合
浪人的腳步，朝家園一針針縫過去
而我們是註定跋涉的駱駝
永遠的風沙路，遠遠行去
當落日的大漠正值暮幃蒼茫

離家經年，放眼盡是山色遙遙
在歲末殘年的催促中

鄉情飛葉般在風中散

想家經年，鐵痛在交談中激起

我們真會在以後的途上

以背影對背影，以兩端為方向麼？

而此刻，鞭炮把寂靜整年的熱鬧

吶喊成一街的紙花紛紛

至少我們還有一餐年夜飯

至少今晚有相守的歌可以醉

雖然我們的衣衫

仍是抹不去浪遊的身世

之二 慶賀

把菜市場的喧鬧搬到廚房

過一個年

兩岸燈火

把廚房的悠閒變成忙碌的酒家

我們是全城第一串鞭炮

在早夜的一條街上嘩啦響著

在除未除夕未夕的歲末裏

迎接一家早到的新春

台北三年，第一度團圓

我們是飄零的花和葉落在道上

雖有不同姓氏不同的背景

却風雨共聚一起

於是有人插幾枝綻放的黃菊花來美麗

有人提筆揮幾張春聯來喜氣

有人洗菜任水喉嘩啦啦唱歌

有人切雞肉骨屑橫飛似狂烈的雪

也有人捲起兩袖趕麵皮

有人席地包餃子裨角沾滿麵粉

整個大廳成了山東老店

在別家平寂如常日的夜晚
我們正歡慶早來的年
我們圍坐成最圓的圓

之三 拜神

容我插花焚香拈來一片虔誠
請上座吧，香煙嫵嫵馭雲而去
喚你在千霄外恰似三載的絕決
許是我們初次相見

一大片土地像無法投遞的家書
何時才能知道故鄉的訊息
過年時不見盈窗的雪花
只好窗下插一瓶菊花

過一個年

簡單而隆重地添增一歲

身形却漸見佝僂

三拜三叩頭，三年這是第一次

在家人團圓前和你們先團圓

時歲悠悠，你們是時間裏不流的
倒影，我們想盡辦法去照的鏡

且讓我放起一串鞭炮
為你們的蒞臨鼓掌

之四 除夕

在起落的歡騰聲中突感寂寞

頻頻惦記遠方的家是否平安？

我們是跑長途的公車，愈走愈久離終站

在千萬人趕回家的團圓時刻裏

小樓寂靜是應該的，因我們正在流浪

昨天的歡慶已成了花成了牆上的賀語

今天成了堆砌城牆又推倒的洗牌聲

而我們不是風雨也不是故人

雖然不在家中，依然要送走舊歲

依然要一次歡見一次醉酒

依然要穿新衣迎接另一個年

以及另一個溫暖的年飯和拱手

後記：來到台北，家是萬里外的仰望。過年本該在家團圓敘話，我們却在流浪。台北

三年，前兩個年節過得淒清寂靜如平日。而這次過年，詩社同仁特在年廿九日替我們幾個浪子作頓年夜飯，來次大團圓。我們高高興興過第三年，也是三年來第一次拜神，拜祖先、詩神和守護神州大地的神明。在詩社這個家過年，歡騰聲中却按抑不住想遠方的家的情思，乃有感作此詩。

守望

守望到最後會留下什麼

一盞明麗的燈亮在

床頭。亮着一個恒定的小天地

而書中的世界是多遼濶呀

夜夜讀到的那片桑葉

像久違故人臉上的蒼桑

蒼桑到最後又是什麼樣子呢

捻熄燈夜便披上雙肩

像件永遠脫不下的風衣

濕了一大片，也不知

是水珠還是淚水

當撐傘涉過古老的廟前

回到暫時棲息的地方

床頭的燈還亮着照見攤開的書

渡船般要把我擺渡

而擺渡的盡處是什麼地方

想去的岸何時才能渡到

每夜床頭點着一朶信念

每夜書中自有一片桑葉

告訴家園那邊的風風雨雨

多願把風雨全接過來

裁成另一件風衣永生披在身上

稿於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兩岸燈火

黃昏星

收入這本詩合集「兩岸燈火」中的三十九首詩，都是從民國六十二年至六十六年的作品，當然以我個人數年來作品的產量，却不會僅限於此的，這些作品只是我從百多首詩中挑選自己最喜歡和最滿意的一小部份，可是，它們並不完全代表我最成功的作品，因為有時喜歡和滿意還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和紀念價值，像一面鏡子，作為回顧時的認清，同時去看穿自己。

回想起當初開始寫詩的情境，現在幾年後憶起，總有一股快樂的滿足，雖然這幾年來摸索的日子很多，走冤枉路的歷程也不少，總像在點油燈，燈蕊在開花，卻沒有沾到晶瑩的露珠似的，但每有詩作完成，心中就有著莫名的喜悅，有時比小孩子過新年從父母手中接過紅包還來得興奮。當初第一次在「綠洲」期刊發表的詩作，現在回味起來還是有著少女羞答的臉紅。可是至今仍能持續地寫下去，都是大哥瑞安的不斷鼓勵和賞識，使自己認清自己是在走一條很正確的道路，個中坎坷崎嶇，唯有自己去做不斷超越和忍耐。後來初中畢業，「綠洲」社的成員只有五位（大哥、清嘯、雲天、超然和我）轉到綜合中學去，雖然在那間學校

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但大哥却花了心機不斷影響新人，「綠洲」期刊同時一期一期的推展出來，後來的綠林分社及綠原分社也是大哥一手成立的。而在高二那年自己對自己所寫的東西信心全失，又發現葉扁舟、許民強等雖不在該校唸書，但却寫得很好。自卑感油然而生。

而在某一天看了「綠洲」期刊後，心中很感動，遂塗寫成「黃泥道」一詩，下課後，我便在美羅巴士車站前的三叉路口等騎單車的大哥經過，於是戰戰兢兢的把「黃」詩交到他手中，並請他給予指正。沒想到第二天大哥到了班上，把詩交還我，同時在後頁寫了十幾個評語，前幾個都是讚揚這首詩好的地方，只有後幾個才提到它整體結構鬆散及用語不當之處，且一一標明句子個中佳劣。彼時清嘯也在場，我們三個人是該校的「三劍客」，彼此常常切磋武功及文學，大哥一跟我們談到文學時，常常介紹許多當代台灣的作家底作品給我們讀，余光中、葉珊、痲弦等都是那時才認識的。清嘯向來看我不順眼，只要有機會他一定會給一些難堪的，他忽然發現我在創作上有大躍進，受到大哥的好評，心有所不甘，回家寫了「在三月裏」，隔天大哥把稿交回給他，也是大大的讚揚一番，如此我們兩個難兄難弟，從互看不順眼到互相欣賞。我們每有作品，必先交給大哥過目，一旦後頭有他的評語，發現自己在進步中，著實興奮了一整天。如果彼此發現對方寫得比自己多，就會回到家裏拼命的伏案塗寫，希望能超越對方，而我們就在這種情況中求躍進，不斷要求自己鞭策自己有所改進，更上一層樓。一直到後來任平兄自文德甲回到詩城，組合大馬各地十個分社，成立天狼星

詩社，隨即又有每月的「唐宋八大家」，當時像斌真是一朵突出的奇花，詩齡短短却勇追直上，幾超過「老頭子」的狀態。那時也因有「唐宋」的激勵，競爭強烈，且有不寫詩就不能生活的心境，詩幾乎是生命的一部份。「山水」及「最後一條街」是兩屆「唐宋」的得獎作品，故皆收入此集中，以記當日任平兄對我們的培育。至於這集子大部份作品，大哥幾乎每首都看過，且都有評語，這些評語常常給我很大的受益和啓示，說實在的，如果當日沒有大哥的鼓勵和鞭策，至今我是否能持續下去，就很難說了。

如今時日悠悠，回國已三載，幾年來的奮鬥耕耘，今得以和清嘯合集出版「兩岸燈火」，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浪花，在心靈深處，無時無刻在擊打着我心跳翻滾。幾年前初讀余光中的「一千個故事是一個故事」那主題永遠是一個主題／永遠是一個恥辱和榮譽／當我說中國時我只是這樣說／有這樣一個人：像我像你像他」的憤慨和激情，如今還是保有着那顆詩心。清嘯和我，在我們（大哥、我及乘風）這次回馬後歸台的一個深夜，偶而談及某一本詩集，忽而引發出版詩集的念頭，當時千頭萬緒，金錢是最大的問題，既要自費出版，當然必須花一大筆錢做為出版經費，沒想到隔幾天這件事便決定下來了。其後有個晚上，我們一面整理舊稿，一面談以前在詩社或在「黃昏呈大廈」創作的情形，竟興奮得不能成眠。

這幾年來的作品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六十二年至六十三年九月，是在大馬天狼星詩社的作品，雖不甚成熟，却是最留念的一部份。自六十三年十月至六十五年六月，是來台

後，參加大專聯考，進入大學期間的作品。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廿九日大哥、娥真及雁平來台，我苦於手續無法提前辦妥，被迫延至十月一日方獨自赴台，結果第二天雁平便南下去他的屏東農專了。我和大哥分別住在台北旅舍及建國補習班宿舍，一時無法適應台北的生活，一下子離開大馬詩社的弟兄，寫了「歸去」、「都是歌語」、「斷橋」等詩，充份表現了一種背景離鄉的愁緒，截至後來進了政大中文系，方有「話本」、「紅橋」、「暮鼓晨鐘」之產生。當中一兩年內，前後清嘯及乘風的來台，我們幾個人的作品，因有「五方座談會」的激勵，雖在聯考之中，自己作品已減少了，但還斷斷續續的寫幾了首自己較滿意的。有時雁平還老遠從屏東回到台北，小住數日，多半在「五方座談會」後才回去。這期間大致分為第二階段，在格調應該是統一的。自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到六十六年十二月末，兩度回馬，在馬的天狼星詩社因乘風來台而不諒解，對台北的我們產生很大的誤會，兩度離合悲歡，感情上受到很大的撞擊。神州詩社在台北於六十六年一月一日成立，雖這段日子在巨變中，却是詩社在台最輝煌的日子。而在台每次詩社聚會，都有限時創作及文學討論會，我近期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聚會時寫的，像「點頭」、「前程」、「樓台望斷」、「等待和出發」等都是每個聚會的成品，如果沒有了這些聚會，我想我的作品將不會如此豐收。而我把這時期的作品分為第三階段，以紀念在台北神州詩社成長過程中的一段美好日子，也是我和詩社共同奮鬥的日子。今「兩岸燈火」得以順利出版，該多謝大哥娥真的鼓勵，小樓的幫忙抄稿，以及小

媛在百忙中替我們設計封面及內頁。這本集子是獻給扶養我們長大的家人，但願他們在千里外的半島上，能共享這份歡悅。

但願在試劍山莊黃河小軒桌上燈下，我這盞孤燈能照明兩岸，以及我對他們的懷念。

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夜



燈下的歷程

周清嘯

在市聲稀落的子夜裏，若你經過這條陋巷，不管是月夜或是星天，公寓的幾十樞窗門正掛着幽暗，而清麗的燈光，自其中三兩扉方窗透溢出來，夜的一角照亮着。你是否想到，燈明處正有書聲迴盪在千萬人的睡夢裏；燈亮處也有人把飄邈的情思，一點一滴捕捉，以筆和紙。

是了，這就是了，日日夜夜，燈獨亮在重疊的暗影中，生命在那兒流轉成歷程，若把燈光都收集，再一齊捻開，眼前展現的是一條星月風雨的長路，我看着自己，十七歲的少年，默默走來。當昨日的燈漸滅，我繼而點起今日的燈；看清楚昨日留下的足跡，我踏下今天向前的脚步。在漫長而繽紛的旅途上，一步步走向遙遙的盡處，不管前面是水窮、山盡，還是柳暗花明，堅持是必須的。

堅持是必須的。一直希望手中的筆能掀起一波波的浪，不停地沖擊人生的沙灘，繼續沖上來，或有一日撞擊在岩石上，激起白花朵的千堆雪。當我死去，留下的是一片平坦而遠長的沙灘，讓後人打下他們巨大的脚印。這一直是個夢，究竟能不能實現呢？唯有努力才能讓

自己覺得正一點一點接近那境界；也唯有努力才是最大滿足的獲得。而我努力的是要讓自己活得滿足，過著永遠有十七歲時那股勁的日子。那年，青澀蘋果的滋味中遇見從乙班升上甲班的溫瑞安，未知的前路就在這機緣裏肯定下來。由於他的影響和鼓勵，阡陌縱橫中我們獨選擇文學這條路，共滙成河，在異鄉潺潺流向海口。那年初轉學到小鎮唯一辦高中二的英校，在考獲初級教育文憑後，瑞安和黃昏星也轉學過來，三人同班，並不快樂，因為這是一間奇怪的學校，巫人、印度人的比例比華人多，在全然的陌生中我們被迫讀許多的英文巫文課本，華文課只有兩小時，上不上課都無所謂。老師是七十幾歲已退休的小學教師來兼任，上課時只會抄作文。同學們因此不來上課，整個教室只有五六人，老師常發牢騷。在這種令人不快的環境中，瑞安帶來他哥哥任平先生的文學書籍，一本本借給我們看，指導我們寫作，還把他編了四年共六期的「綠洲期刊」交託我和黃昏星執編。我們三人，在盈耳的英語巫語中大聲講華語，雖然不時會被老師抓到罰錢；在暨行字橫行的重圍下握着稚嫩的筆一頁頁寫下方塊字，把一本本「綠洲」編出來，雖然常因此挨家人痛罵。而今五年，我們由朋友進而結拜為兄弟，瑞安為老大，黃昏星為老二，加上廖雁平。兄弟幾人，先是編「綠洲」，後而聯合了大馬各地的年輕人組成天狼星詩社，曾經北上南下，終日舟車的奔波，為了結合更多的年輕人在異鄉為中國文學傳遞燦爛的新火。當時穿白衣白短褲的少年，如今是挾着書本在台大、政大趕着上課的人。不變的是：仍是兄弟幾人，結合台灣的青年組成神州詩社，仍

編着一期期的「長江」手抄本；仍在夜裏亮起通宵的燈，在各自的桌上，繼續寫作的風雪長路！

記得剛開始讀詩寫詩時，每讀到余光中先生「五陵少年」一詩時，心中一股豪氣上沖。余光中先生可說是我們的啓蒙者，他的詩我們讀得最多。當時在大馬，台灣的文學書籍實在少得可憐，書店根本看不到，只有從任平兄那兒才能讀到一些，現在想回來，真感謝任平兄的幫助。記得當初會寫起詩來，余光中先生的詩是很大的吸引，另外一點是存心根黃昏呈鬥氣的。那時我倆常彼此看不順眼，有不少的磨擦。有一天他交一首詩「黃泥道」給老大看，被讚了一番。我在一旁暗忖：憑你也能寫詩，心中大大不服氣，回家便寫了兩首，第二天一早交給老大，他也讚了我，黃昏呈默默地又寫了詩來交，兩人便競爭起寫詩來，都寫得相當勤，為爭一口氣。後來連讀詩、編「綠洲」也鬥起來，看誰讀得多，編得好。「余光中專題」黃昏呈計劃編，我就編起「葉珊專題」和「葉維廉專題」來比；他編「溫任平專題」，我就計劃「溫瑞安專題」來鬥。甚至也鬥起背詩來了，看誰記得詩句多。當時雁平遠在四十多英里外的當舖工作，從老大信中得知我們兩人競爭的情形，來信呱呱叫他也要參加一份。記得有次他回來渡假，我們跑去石山露營，一路上幾個人便鬥起背詩，到了目的地，營帳已紮好，營火已熊熊，還分不出高低，幾個人圍在火邊繼續比賽，整個晚上是一片朗朗詩聲，大家鬥得真個不亦樂乎。現在回憶起來，不禁要慶幸十七歲時竟有那股咬牙鬚幹的傻勁，也幸有老

大在一旁故意的撥風升火，使我們在文學道路上一步步邁進，看誰落在後頭。老大還特地辦起「振眉詩牆」，鼓勵大家競爭寫作。作品若能在「振眉詩牆」上登出來，是詩社最高的榮譽，而且有書相贈，頓時又捲起另一番風潮，而且那時競爭的人多，只有戰戰兢兢地寫、努力地寫。記得廖雁平有次寫了首只有五行的短詩「賭」，登在「振眉詩牆」上，還有老大兩大張的評語，雁平其時詩寫得不多，如此一鳴驚人，令大家震驚，只好更努力寫，不然就落在後頭。來到台灣，「振眉詩牆」還一直辦着，競爭也愈激烈，方城真是登上榜最多次的，唉，真是落在後頭了。任平兄在天狼星詩社也辦起「唐宋八大家」會議，每個人把一月來最好的作品交上比賽，而且在會議上每人還必須講文學理論，對我們幫助也很大。我的詩作也常上「振眉詩牆」，因此老大有時故意說：「嘩，這期的稿真利害，你要當心點囉！」這種激將法，使我多寫了不少作品出來。今年八月得到耕莘文教院的詩作獎，也是因為這些訓練讓我得益很多很多。

所以，五年來詩已是體內血液的一部份，時時有握筆的激情。詩在生活上給我很大的情趣，給我憂給我喜。當讀到好作品時，先是搖頭擺腦地吟哦，繼而拍案而起，激動的心潮迫使我要寫出更好的詩來；當寫了自認為不錯的詩，那是更大的快慰，趕急抄好遞給朋友兄弟看，等待他們的讚語，等待投稿後刊登出來的欣慰和收稿費的滿足。有人說：「沒有詩，我們仍活得好好的。」這是一個與詩無緣的人才說的。對我來說，沒有詩，真不敢想像世界會

變成怎麼樣子，人心會變成什麼樣子？因為有詩，大自然因而充滿了生氣，世界因而添增許多明媚，生命因而和諧的流動。若沒有詩，真能活得好好嗎？是上班下班拿薪水袋回家飯後守在電視前看歌星扭腰擺臀眼淚加刀劍的節目就很滿足了而精神乾涸如敗絮的生活嗎？世界是個大湖，人是小舟，有的靜泊，有的航向各自的方向，湖水輕盪小舟行過的水面，劃出粼粼的水痕。詩包容了這一切，還使美麗的湖光山色添加幾筆陽光的清朗。

已在詩的國度裏徜徉了一千九百個日子，路是自南方的半島開始，跨越過整個南中國海到這故國的島上來。重看以前的作品，心中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悸動，五年了，我寫下來的都是自己的感情。我的詩風走抒情的路子，中國文學的傳統也是抒情的。感情何其深，如何寫得完呢？張愛玲說過：「這世界上的感情，都是千瘡百孔的」，我相信我的詩以後會改變不同的風貌，因為感情在一生中有很多轉折的，只要在千瘡百孔後還執守着對人生對世界的真摯。是的，我的詩將會有不同的風貌出來。當年在異鄉，因為年少，沒有一點滄桑，感情沒有較明確的投注，往往是抓到什麼就寫什麼，像一塊土地種滿了奇花雜草，顯出一片遼蕪。三年前來到台灣，是一大轉折。經過離別的大風暴後，對千里外的家鄉、養我有我的父母家人及朋友有更深的眷念，有一段時間詩中盡是懷念他們。後來生活逐漸安定，感情也投注在這島上的朋友、戀人及同胞，鄉愁也轉注到對故國山河的緬懷了，這些，開了不少燈下繽紛的燦麗。

五年匆匆，燈下的長路展延過來，向前方伸延過去，一盞盞燦麗的燈亮着，亮着照見我繼續走下去，以我的詩，給脆弱的生命劃下亘永而硬朗的深痕！



稿於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三時半



周清嘯，原名周聰昇，曾以休止符為筆名，福建永春人，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美羅埠瓜拉美金新村。現肄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現任神州詩社總務文藝部及集訓部負責人，十七歲開始寫詩及散文，作品散見於馬來西亞蕉風月刊、香港當代文藝及國內詩刊報章上，並收入「大馬詩選」及「馬華文學選集」。「兩岸燈火」為第一本詩集。

神州

